

鏡花水月

李定夷著

上海國華新記書局印行



鏡花水月弁言

梅花破臘而開；松柏經冬不凋。自來貞幹勁質，必先遇外界之猛烈激刺，而后始能表見其稟賦之異也。故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英雄。吾人讀孟氏之言，至舜發於畎畝之中一章，有不爲之悚然而驚乎。質言之，艱難云者，正造物所以試驗人才之短長，與其製造人才之機械也。以此爲喻，足論鏡花水月一書矣。鏡花水月之所述，爲情場之一小史。就艱難玉汝之例言之，於情場尤爲貼切。夫愛情不從艱難中得之，不知愛情之可寶也。幸福不於困苦後獲之，又不知幸福之可珍也。人自呱呱一聲，不幸而入煩惱世界，更不幸而爲多情之人。不如意事，什殆八九。苟使甘前苦後，毋

寧先憂後樂。若競雄雲冷之遭際，始之以離。當夫雁沓魚沉之日，個中人固極悲酸，旁觀者亦爲淒楚。乃終之以合，鸞鳴鳳和，好事竟成。則又令人健羨華年似錦美眷如花矣。友人燕雙飛館主人述其事於予，予旣多身世之慨，年來南北奔馳，備嘗辛苦。聞其所述，抑若爲我解嘲，爲我澆愁也。爰著之於篇，以予處境之拂逆，潦倒窮途，久疎文字，覩然後與當世作者相周旋，寧免瞠乎其後之誚。所幸燕君口述之情節，有出羣拔俗之概，倘亦足以掩文字之瑕歟。付梓將竣，爰綴數語，藉以弁端云爾。

毘陵李定夷自序

小言情

鏡花水月

燕雙飛館主述意
毘陵李定夷撰文

贈卿珍重抵瓊瑰。一紙新吟便是媒。擬共推敲明月下，揮毫染翰等卿來。

杏黃衫子絕塵埃。疑是天孫雲錦裁。袖底芳馨比蘭麝。故除龍腦等卿來。

深知素日慣銜盃。况是同游已幾回。柳陌調鶯珍舊約。雙柑斗酒等卿來。

惜花私築避風台。小閣文窗掩未開。猶恐海棠春睡去。高燒紅燭等卿來。

含羞佯惱可憎才。淺碧眉峯鎖不開。但怨風流輕罪過。負荆泥首等
卿來。

風廊月檻暫徘徊。底事雛鬟抵死催。願慰相思乘此夕。珠簾鈎起等
卿來。

欲行又止費疑猜。屐影依稀點綠苔。甘向空階閒佇立。凝眸側耳等
卿來。

錯疑仙子下瑤臺。冰雪聰明絕豔才。尺素密傳心事後。情痴夜夜等
卿來。

幾回得見笑顏開。除是新詞賦玉臺。翻出定情當日句。甜吟蜜詠等
卿來。

勝遊每被夕陽催。難得從容笑語陪。且趁雨窗同剪燭。淺斟低酌等
卿來。

殘妝懶整髻鬟開。花底鸚哥不住催。莫負良宵風月好。醉拈玉笛等
卿來。

雪中冷豔一枝開。擬伴幽人賞綠梅。還恐薄寒禁未得。重溫獸炭等
卿來。

涼風初至，秋爽宜人，綠蔭庭前，清香撲鼻。一女郎年可二十許，霧鬢風鬟，
冰肌玉骨，絕代容華也。方坐碧梧樹下，手持此詩而讀，一讀一輟，木然若
有所思。詩爲某名士之近作，多情之女郎讀之，低徊無限，百感交投。旋聞
喃喃自語曰：「嗟乎！名園攜手，花下盟心，此樂陶陶，今何如乎！前塵幻夢，

後約落花。一度思量，一回腸斷。儂何能一刻或忘吾傾心瀝血之競哥乎！

「語至此，怪風驟至，樹頭歸鴉，亦呀呀亂鳴。忽將女郎痴魂突然喚回。蓋天已將雨也。女郎此時憬然而覺，仰視天際墨雲，從遠方而來。日光爲之昏黑，雨意濃佈於碧空間。女郎起立曰：「浮雲四合，陽光斂影，天亦不能常保其清明，而况人事之變幻，有非天之可比乎！」語次，又爲憮然。於是婷婷而行，步入屋內，其神恍惚，其形闌珊，一若無限心事，存於胸次者。有頃，雨師風伯，果大放厥威。女郎悶坐斗室，靜聽窗外淒淒切切之聲，如怒號，如猛泣，益覺天公有意打動人之恨縷愁絲也。不禁長歎失聲，繼之以泣。泣爲女子之本能，女郎心有所戚，故亦未能免俗也。

女郎何人，姜其姓，雲冷其名，吳郡人也。吳儂之美，聞於舉國。女郎固個中

翹楚。生長貴閥，久餐風華。其父某，嘗仕清任總鎮職，赳赳武夫，獲此掌珠，見者殊嘖嘖稱豔不置。

顧雲冷雖生長虎賁閥，而絕無學劍習射之心，嘗語其父曰：「女子體力，究非男兒所敵。兒不願學木蘭之從軍，當從瑯環尺幅中，盡我心力。俾異日得爲吾父記室，於願足矣。」父知其志，且亦不願女兒習武事，則聘名師以教之讀。雲冷無兄弟行，有妹一字雪豔，亦具殊色，年小阿姊兩歲。一雙姊妹花，朝則偕行入塾，夕則並肩回家。女父母皆顧而樂之。紅窗雙影，伊唔聲，女父母聆之，尤恆笑口常開。顧女父雖有此一雙掌珠，而膝下無兒，究爲缺點。長妾娶已多年，亦復無出。妾氏劉，小家女也。其後女父爲嗣續計，又復納第二如君。然而枯楊生稊，老夫少婦，已爲家庭種下禍

根。次姜氏白，大家婢也。白歸姜氏之次年，居然誕生一子。父女愛之異常，卽女母亦未嘗以庶出歧視之，但母以子貴，女父之遇白氏，則從此益寵信耳。因之利洽無間之家庭，漸有風雲之醞釀，誠大不幸之事也！

亡何，女父以病歿。時女年已二八，雪豔則十四。稚子犀兒，則甫離襁褓耳。女旣驟失椿蔭，哀慟逾恆，母女尤爲悼傷。女及雪豔深恐慈母之哀毀逾常，或生他變，則極力節哀以慰之。日惟繞膝依依，偵察其母之詞色，而作諸多之解頤語，冀紓堂上之悲懷。一日，雲冷侍母坐，雪豔不在側。其母顧而歎曰：「雲兒，汝年長矣！生不逢辰，乃爲無父之兒。吾雖鏡痛鸞分，琴悲鵲別，然當垂暮之年，懷清白築，白蛻嬰茆，則事事可從達觀處之。但汝一雙姊妹，方如初胎之花，未來幸福，正難限量。吾之耿耿在抱者，惟此長逝

者已矣！悲亦徒然。若所遺之骨血，則我不能一刻或忘。」雲冷聞言，悽然曰：「阿母尙宜善保玉體，萱蔭在上，女兒叨福正多，何必爲之戚戚不歡。如是，則轉增女兒之痛矣！」女母曰：「吾家門衰祚薄，犀兒年稚，更非吾之所出。吾意頗欲爲汝曹早締良緣，而招外黃之贅，則心願了矣。」雲冷曰：「女兒年幼，此且置之不論。女兒之意，願長依膝下，阿母毋以此爲念。」雲冷言未已，而雪豔至，頗聞餘語，詢於母。母俱以告。雪豔亦曰：「吾母女三人，形影相依，幾能容外人之加入，或使一人他適耶！」女母味雪所言，殊有愍意，則爲之微哂。雲冷又曰：「女恨不生爲男子，而代母主理家務，以分母之憂勤。」女母曰：「所欠者，原只此點，此種缺陷，勢所不能彌補。少年時代，尙無所覺，一到中年，則漸知無兒之苦。矧其爲無主之家庭

耶！言時，愁上心頭，珠淚不覺奪眶而出。

雲雪見其母悲楚情形，皆欲有以慰之，而急切不得一語。雪機警，急亂以他語曰：「阿母！同是耳目口鼻，女子何曾視男子爲弱！兒意男子所以勝於女子者，能自立謀生耳。女子聰明才力，甯不能造就！吾姊妹亦可謀自立也。」雲冷聞之，亦和之曰：「自遭家難，吾姊妹遂廢讀，兒本久欲有所請於母，顧以阿母方當哀惋之時，兒亦不敢唐突進言，設一矢自問，阿母痛定思痛，益增今昔之感，復遭意外，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以口問心，終不敢輕率出口。今雪妹既有是語，兒乃敢爲申言之。母倘能使吾姊妹繼續就學，是所願也。」女母曰：「兒意未嘗不善，但吾家外無應門五尺之童，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延師殊有未便。」雲冷曰：「兒之所指，乃學校教

育也。」女母略一籌思，曰：「是則可行，特開學之期已迫，如果欲往，當早圖之。」雲冷聞其母允諾之語，大喜，雪亦欣然曰：「鎮日見鄰家姊妹上學去，輒笑兒閒惰，今則兒亦可朝挾書篋，橐橐然上學去。」夕陽影裏，當與阿姊雙雙歸來。女母見雪之愁態，哀思頓減，喟然曰：「吾幸有汝姊妹之解愁，否則早從汝父於地下矣。」雪曰：「兒將來求得學問，即可自立，菽水養母，幾曾遜於兄弟行，何必謂生女終不若生男耶。」雲冷曰：「阿母既許之矣，吾姊妹即當爲入學之謀。」

亡何，雲冷姊妹遂肄業於吳門女子中學。雲冷舊學程度，本有根底，第於蟹行文字，未行研究。故與雪豔同級，從此朝而往，夕而歸，日復一日。一雙姊妹，惟悉心以向學。每自校中返家，則隨侍北堂，或讀書，或談笑，雖女母

對於兩妾，不能十分和洽，而雲雪介居其間，委曲調和，惟恐不及。此蕭索之家庭，尙有生氣者，皆雲雪維護之功也。

一日，雲冷姊妹自校歸，忽其母方與客談。客爲誰，其母之堂姊，而雲冷之姨母也。雲冷入見姨母，其姨母笑語相迎，殷勤殊甚。問雲冷以校况，雲略告之。其姨曰：「是誠才貌雙全，難得難得！」雲聞贊揚之語，不覺紅上頰邊。有問，乃曰：「甥女亦自家人，姨母譽之何爲！」其姨笑而不答，趨攜雲冷之手，撫視不已。久久勿釋，一若星相家之施術也者。雲冷心竊異之，私念姨母豈不識我，而如此諦視，又何爲者！已而其姨起而告別。女母留之不允，遂行。女等咸送之門。是晚，雲冷在其母室內，適雪他去。母告之曰：「雲兒，汝知今日姨母因何而來乎？」雲曰：「兒殊不知，殆爲久不晤阿母，

故來問候乎？」女母曰：「非也，試再猜之。」雲聞言，似有所悟，乃曰：「此則非兒所能臆度，親戚往來，本常事也。」

女母聞言，笑曰：「非然也，姨母來，欲爲兒議婚耳。」雲冷聆議婚兩字，不期而爲之面熱，心潮突起，如小鹿之撞胸頭，乃期期而對曰：「奈何阿母又向兒提及此事矣！曩者早謂吾姊妹同謀自立，不欲入此歡愛輪迴，姨母之言云何？兒不願聞，但願阿母之堅謝耳。」女母曰：「兒意未嘗不高，但業已爲人，則終不能跳出此關頭。頃姨母來此，卽爲汝表哥求親，吾意汝表哥人尙質樸，視一般輕薄之紈袴兒，非可同時而語。願吾意不能由爲母者專斷，並未允姨母之請，且茲事體大，亦決非立談之頃，可以解決。故吾須商諸於兒，再善復汝姨母，母女之間，無言不可熟談，兒其直言毋

隱」雲冷聆其母言竟，乃曰：「茲事爲兒所根本反對，頃已言之。卽退一步而論，表哥爲人，保守有餘，進取不足，母意中之快婿，固如是乎！」女母曰：「仲達固不能爲快婿，然吾以爲竟親上加親，彼此感情可以增厚，且較之往他家爲婦，究竟有所把握。卽以家計論，汝姨家亦足溫飽也。」雲冷聞言，急止之曰：「兒不願……兒不願……此不願兩字之出口，其音沉着，其意堅決！女母見雲冷如此，遂移其意曰：「兒不願與姨家結婚，吾當曲順兒意。但兒之不嫁宗旨，則非改變不可！吾自遭汝父之喪，病多體弱，朝不保暮。必於吾之生前，了此向平之願，吾決不甘汝姊妹將來受人支配，兒當明白斯意。娘爲兒計之熟矣。」

雲冷曰：「世間不如意事，什有八九。婚姻之道，尤少恰如人意者！母愛兒，

何必強兒墮此魔道乎！」女母曰：「兒言未嘗無片面之理由，但太衰澀耳！少年人作此覺悟之念，雅如所宜。如吾所云，乃普天下父母同一之心理。今日之事，既作罷論，可勿復談。苟吾有所見，異日再與汝商之。」雲冷唯唯。嗟乎！茲事至微，無關宏旨。然於此足以見此時之雲冷，一點芳心，正如青天無片雲也！寧料人世間悲歡離合之味，將來皆以一身備嘗之耶！光陰匆匆，疾於流矢。亡何，雲冷姊妹同卒業於女子中學。雲以年事較長，且學級愈高，則學費愈重。若姊妹同時皆升學，家庭委無力量負擔。於是雪豔轉學赴滬，入美教會所設之某女校。雲冷則於家鄉某女校充教員。蓋雪既遠離膝下，雲益不能去鄉。故即就里中屈伏耳。女母此時益欲爲二女議婚，雪以求學爲理由，拒乃母之相攸。雲則曰：「兒已勉能自立，何

必出爲人婦，自尋煩惱乎！女母見二女立意堅決，又不忍強制執行，亦惟聽之而已。而一般好事之徒，則從而造作蜚語，謂二女之持不嫁主義，將謀分襲遺產耳。或且謂凡主張不嫁之人，則抱多夫主義者。實則由前言之，女家雖不至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然所有者亦至微薄。由後言之，則直是中傷之誹語耳。雖然，情根於天，人孰無情。情也者，猶天空之以太，與生命有息息相關之勢。以雲冷之英才玉貌，詎能漠然無知，若太上之忘情乎！徒以遭家不造，憂患紛投，而不幸之際遇，乃厄其情苗之發育，遂覺衰澀之境，迭逼而來。然而春篋言愁，冬缸訴夢，意中未嘗不若明若昧也。且同學姊妹行，若人已適如意郎君，若人則已小郎在抱，一若此中有無限意味。返顧一身，則茕茕隻影，未免忽忽若失。不過女兒心事，羞向人

言，則惟低首下心，以度此無可奈何之光陰耳！

一日，其同學吳英秀柬邀雲冷晚讌。是日，爲星期六之夕，雲冷適有閒晷，欲辭不往，則與英秀交誼素篤。往則又覺懶於酬應。英秀曩亦肄業於女子中學，故與雲冷同硯。既卒業，卽適人。夫婿柳冠雄，饒於家資，人亦倜儻不羣。結婚已二年許，伉儷之情綦篤。是日爲冠雄誕辰，故開筵以讌嘉賓，百技雜陳，點綴熱鬧，而晚間尤盛。特設舞蹈會。此歐西風尙，在內地尚不多見，故與會觀光者益衆。雲冷旣不能不往，是日亦盛妝而赴讌。華堂燭明，冠裳薈萃。雲冷入此歌舞場中，覺所謂金迷紙醉者，無非恨縷愁絲也！且以不慣熱鬧，益覺束手縛脚。及舞蹈開幕，主人夫婦挽雲冷登台。雲於此事，前在校時，略知一二，今則久已不彈此調，力辭不允。乃主人

情重。挽之彌堅。雲冷情不可却，乃勉如所請。英秀既得雲冷之許可，詢之曰：「姊願對舞乎？抑獨舞乎？」雲冷曰：「自當獨舞，但當大庭廣座之前，姊又何必強吾貽人以笑耶！」英秀曰：「登場者甚衆，姊又何必謙撝！」雲冷始無辭。飭人返宅，取得跳舞禮衣至。易服登台，歡聲四起，貌本明豔，而映射於電燈光下，羅衣輕盈，益復苗條。俗所謂翩若驚鴻，矯如游龍者，尙不足以仿此。誠哉，幾疑姑射仙人，自九天下降也！重以進退之疾徐，舉止之高下，皆與瑟韻洽合，愈增觀者之拜倒。而一般少年之未婚者，探聞雲冷之身世，直欲垂涎三尺矣。

雲冷舞罷下台，神彩自若。方欲入內更衣，而英秀忽前請曰：「有人欲偕姊同舞，姊能允乎？」雲冷曰：「其女友耶？」英秀曰：「不然，吾家小叔耳。」雲

冷曰：「向不相識，何敢唐突！幸姊婉辭之。」英秀亦不相強。雲冷遂入內更衣。既復歸以客座，而視男賓席上，則雙目灼灼相視者，不知幾何人！幾疑萬道目光，於己身爲舞台，殊爲羞愧無似，惟低首下視而已。有時偶一舉首，則見尙有溜溜相向者。視其人，頗面善，再思之，默念曰：「此殆卽英姊所謂小叔者乎？故與冠雄貌之相似也？且吾曩於游藝會中，曾見此人登台演說，詞鋒之利，令人折服。記得其名爲柳競雄，固未審其卽英姊之小叔也。雲冷此時心口相語，默然神移，幾忘此間之爲大庭廣座也。」亡何，夜闌客散，雲冷亦辭歸。一夕應酬，神爲之疲。而於頃間之意外際遇，遂亦不暇置念。自後仍日理其教讀生涯，更不復舉無謂之雜念，縈繞心房。如是者約半月。一日，適爲星期日，英秀忽來訪。時雲冷正修改學生課作，埋

頭窗下。而簾外鸚鵡，驟喚客至，雲冷投筆起迎。覩英秀，笑曰：「正在念姊，姊適降臨，此所謂心心相印也。」英秀曰：「心心相印之事，世間正多。但恐此參彼商，不能相印，則辜負姊矣！」雲冷心異其言，款之就座。英秀爲問近來瑣事甚詳。雲冷備告之。且曰：「姊來，吾方爲學生改課，某生文課中，有心心相印之句，吾病其語意不洽，已爲刪去。適見姊，故隨口卽出此言，以博一笑耳！乃聆姊所答，則語中似有刺也。」英秀不語，笑而頷之。默然相對者有頃。已而移座近雲冷之身，低聲問曰：「姊謂吾輩交誼，視前者同學時何如？」雲冷怪其所問之突兀，思少頃，曰：「朋友之誼，久而彌篤，安用問爲！」英秀又曰：「若然，爾我之間，出言應有避忌否？」雲冷曰：「姊有見教，可速言之，又安用如此盤馬彎弓爲者！」英秀曰：「吾爲姊直言之，但冀

姊之見諒，毋以我爲唐突！」雲冷唯唯。英秀乃曰：「雲姊，汝知有人渴思汝乎？汝知有人思汝而病乎？以姊玉貌，使吾爲男子，亦當存求凰之心。吾今日之來，卽爲此事，面求於姊，姊不以爲忤乎？」雲冷聞言，木然久之。英秀知雲冷確無以爲答，乃曰：「此吾姊妹肺腑之談，出吾之口，入君之耳，固無第三人得知。以姊之英爽，何必倪倪怩怩乃爾！」雲冷曰：「非吾慣作小家態，姊言實令吾摸不着頭腦！」英笑曰：「吾實語姊，吾弟競雄小叔，曾與姊有一面之緣。渠自舞場一見之後，乃傾倒而不能自己，日有所思，思姊也。夜有夢，夢姊也。久思成渴，渴則病矣！渠初猶諱莫如深，比外子堅詢之，始以實告。渠無他望於姊，使能再見一面，於願已足。其結果且勝於百服苦水也。」雲冷聆言，陡憶前事，不禁又紅上雙渦，滿泛桃花之色。

囁嚅而對曰：「茲事胡能遵命，姊乃強人所難矣！」英秀曰：「吾豈不自知，祇以治競雄之病，故冒昧向姊商之，外子之意，本託吾逕向姊求婚，吾不審姊意如何？且吾小叔之爲人，姊素昧生平，何能突然以冰人自進！故乃退一步，而以茲事請於姊耳。」雲冷曰：「容吾思之，再行答復。」英秀見雲冷無堅決相絕之意，又操其粲花之舌曰：「雲姊，吾來非爲說客也！願以吾之所見言之，競雄爲人，學問性情，俱不在中人以下。渠兄弟極類似，吾以外子爲比例，則競雄未嘗不可相託。况其豪氣壯心，實出乃兄之上，將來所成就者，正未可限量也。」雲冷聞之，但唯唯而已。蓋一點靈犀，久已爲競雄所移。今聞此揄揚之語，至愜衷懷，第不便形之於表，故祇有頻頻頷首耳。有頃，雲冷乃答英秀曰：「姊之所命，吾敢不遵！雖然，如此舉

動，妹終以爲唐突也。」英秀曰：「姊來訪吾，吾爲姊偕往視之，亦至尋常之事。」雲冷爲英秀所強，無可推諉。且亦無推諉之心，乃可其請。英秀又請約期，雲冷曰：「得暇卽至。」英秀要以卽日下午，雲亦許之。亡何，英秀告別而去。臨行，又堅囑下午勿爽約也。

雲冷於英秀行後，默然坐於室中，思量頃間之事，意象之間，又驚又喜。念世間多浮薄兒，竟有如此痴情者乎！抑英秀之言，故甚其辭乎？今者素昧平生，驟往相晤，應對周旋之際，在在不易。一念及此，幾不敢逕往。嗣又轉念曰：「旣已允之，何可失約。男女之交際，但求心地光明，何必爲之規避。准往踐約矣。」乃取時計視之，則已近午刻，喃喃自語曰：「殆將飯矣，再越兩小時，吾卽前去。於是乃將學生課卷，匆匆修改，手不停揮者，可半時

許。而僕婦來請進膳。雲冷擱筆而起，赴膳室，其母已先在。問英秀來意。雲冷初欲諱之。既而自念阿母之前，不應欺飾，乃備告之。其母本久存相攸之心。今聞女往，自極贊成。膳後，雲冷稍事妝束，卽出門訪英秀。其家離柳氏宅第，本不甚遠，一轉瞬間，已抵柳宅。雲冷此時胸房跳躍，正如鹿撞心頭，其意中蓋以爲此舉爲生平破題兒第一遭。平日雖立身教育界中，時與男界有所接洽，顧公事以外，從未一語及私，卽心理上不存一毫之私，與此次之赴柳宅，迥然不同也。

英秀聞雲冷至，出而迎之，笑曰：「姊真信人！已飯乎？」雲冷曰：「時已逾午，飯已許時。」英秀乃延雲冷入室，雲冷詢柳先生則曰：「外子甫出門。」言次，乳媽抱明兒至，明兒者，英秀之雛鳳也。生甫六七月耳，英秀在學

時，班次高於雲冷一年，故畢業亦先一年。自結婚至今，已歲星兩週，故呱呱者已在抱矣。雲冷見之，乃趨前抱明兒。一雙小瞳，伶俐異常，注視雲冷不稍瞬，絕無畏生客之意。雲冷撫而吻之，笑曰：「肥碩如許，貌又奇疑！將來必成英器，姊之福分不小。」英秀笑曰：「姊愛之乎？當遣之拜乾爺也！」（吳俗凡附膝之好，對於未嫁之女子，不稱乾娘，而稱乾爺。）雲冷曰：「恐無此福分耳！」言已，粲然。乳媽乃抱明兒去。

時室中別無他人，僅英秀與雲冷。英秀乃微語之曰：「頃吾已爲競雄言之，渠極感姊之意。聞姊允卽惠臨，精神陡然大振，竟能下床整理一切。想此時已知姊來，而在室中靜待矣。」雲冷曰：「微姊故，吾決不出此。此事真覺羞人答答也！」英秀曰：「姊莫作小家語，譬如姊在校中，時與校長

有交涉，彼亦男子也，姊未嘗以爲異，此亦不過如尋常之探病，偶一晤談耳。姊不必迂拙乃爾！」雲冷聆言，頻頷其首。英秀曰：「吾爲姊導，今且一往競雄處。渠臥書齋中，地方尙清潔，堪供小坐也。」雲冷曰：「吾憑姊語矣！諸事惟馬首是瞻耳。」語已。英秀起行，雲冷亦從之行。而心則至惴惴也。入書齋，競雄似已聞步履，先倚案起立。英秀曰：「雲姊頃過我，聞弟有採薪之憂，故偕來探視耳！」競雄晤雲冷，急折節爲禮，而延之坐。雲冷此時異常拘束，覺一舉一動，都不自由，欲作寒暄語以自飾。有頃，始謂競雄曰：「先生尊恙未愈，不宜勞動，其臥靜！」競雄曰：「吾不常作戶外運動，此爲致疾之大原因。故病中常思下榻步履，乃以精神不繼，遂終日奄臥。今日病勢略輕，故下榻小坐耳。」英秀曰：「弟好讀，往往終日不輟，於衛

生之道，確非所宜！」雲冷此時偷看競雄，雖消瘦過甚，而顏色尙清。乃問曰：「先生病幾時矣？今由何人診治？」競雄曰：「女士尊稱，雅不敢當！」雲冷曰：「年齡長於我者師之，學問進於我者亦師之，先生何謙乃爾！」英秀笑曰：「世兄世妹，不較善乎！」競雄稱是。雲冷亦默認之。競雄曰：「吾初由汪士成診脈，服其方不效。乃改延夏紹蔭，又不效。今則由吳子和醫治，稍稍見效矣。」雲冷曰：「汪士成醫理本不能信任，先君之死，卽因誤服其藥。大凡醫生一到時髦，便視人命如兒戲，或則用延長病勢之劑，以利其營業。或則用輕描淡寫之方，俾不至担負責任，其誤事一也。吾嘗就診於汪士成之門，則待診者恆滿坑滿谷。汪有烟癖，非至日午不起床。一入病室，則就診者蓬擁而前。汪手撫病者之脈，挨號輪過，方則傳語於

門徒，使爲代筆。往往手撫後四五人之脈，而口尙述前四五人之方。試思人有幾多腦力，而能保不誤事耶！競雄曰：「世妹之言，洞見癥結！洵是至論。有友人勸吾服西藥，吾意臟腑之病，非外傷症可比，故未用其言。大抵皮膚骨骼之傷，以西醫診治爲宜。溫邪風濕之病，則中藥較當。蓋金石質之藥，於我國人之體質，有諸多不適宜處。」雲冷唯唯。旣而曰：「世兄病體未瘥，恐不宜久坐，盍卽靜眠！」競雄曰：「今日精神頓健，得世妹與家嫂在此小坐，清談娓娓，幾忘其病！」英秀曰：「弟可假寐片時，吾自與雲姊周旋，稍坐當去。」競雄允之，遂就榻假寐。英秀顧雲冷曰：「競弟好清談，而吾又不能常至，外子則終日碌碌，更無閒話家常之時間。姊倘能常來舍間，拜感無極矣！」雲冷曰：「吾爲校務所困，恐不能常至，得暇當訪吾

姊。一競雄聞雲冷有此表示，欣悅逾恆，使非英秀在旁，必躍而起曰：「妹能如此，吾又何嘗病哉！」今則格於禮防，惟笑頷之耳。雲冷默坐有頃，向英秀請辭。英秀曰：「今日是期，姊來，諸事已畢，何急急欲歸！」雲冷曰：「吾小於姊，而姊常以姊相稱，亦非所宜。」英秀曰：「既乃爾，吾今後逕以妹相稱矣！」競雄聞之，笑曰：「脫却俗套，方見本色。」雲冷復起立語競雄曰：「世兄其善自攝衛！吾去矣，遲日准再走訪。」競雄以初次相見，不便遽留，欲起身送之。雲冷又阻其動，曰：「毋須如此客氣，頃固謂脫却俗套，方見本色矣。」競雄乃止。雲冷遂從英秀出室。臨行，猶向競雄回眸而顧，意態中蓋含無限情味也。競雄於雲冷等去後，獨臥靜思，喟然曰：「伊人竟惠然肯來耶！視彼適間情形，令人神往。可知靈犀一點，雙方早已相

通，非吾獨懷妄想也！自是厥後，已具一綫之希望，吾當早謀身體之健全。長此纏綿床褥，殊非求成之道。」思至此，精神頓爽。乃扶案而起立，自試其力，則足弱如綿，究未健全。則又自爲之失笑！於是仍復睡下。

此時雲冷則仍隨英秀至內室，雲冷微語英秀曰：「吾受姊誑矣！固未料一見生人，如是拘束。頃間之狼狽，幾令我手足無所措！」英秀曰：「妹素落落大方，吾小叔亦非儂薄者流！何必如此之迂拙耶？吾視病狀，確視昨日爲勝。病者向無一言，但臥床呻吟而已。今日則居然有說有笑，是皆妹之所賜。苟不相棄，願時臨存。」雲冷曰：「此事究不能屢屢爲之，一度相見，已覺難堪。而况賡續爲之矣。」英秀曰：「諺云！一朝生，兩朝熟。妹初次相見，故覺不慣。久則亦不以爲異矣！」雲冷無語。英秀又曰：「妹乎！吾

輩性氣相投，吾甚願與妹共始終。倘能俯允，當卽遣媒求姻。妹以爲競雄爲人，究何如乎？」

雲冷聞之，紅暈於頰，目視英秀不稍瞬。英秀未明厥意，又曰：「吾言雖屬忘形，而意至誠懇也！」雲冷曰：「姊向吾談此事，真難言之矣！似此之事，本非吾所能答姊。蓋女子不願與人面論婚事，本恆情也。吾則並不止此，父故弟幼，門祚衰微，視天夢夢，四顧茫然，更安有餘心計及婚事者。」言次，泣下沾襟。英秀知雲冷觸動心緒，急慰之曰：「吾言不慎，攪妹愁腸，妹毋然，世間不如意事，什有八九。家庭之間，誰無缺陷？妹又何必若是之悒悒耶！」雲冷曰：「姊不知少孤之苦，畢生幸福，輒爲犧牲盡淨。英姊，曙後孤星，安復有心與人論愛情者！」英秀曰：「妹思想太衰澀，殊非英年所

宜！然人生如朝露，百年光陰，等於逝水！何必瞻前顧後，爲無事之自擾。得寬解處，還以寬解爲是。至於婚姻問題，吾意旣入此生人之輪迴，卽爲不可避免之事。蓋此爲生人之責任，自呱呱墮地時，卽挾與俱來。妹之見解，越乎人情之外！吾意尙非中庸之道，妹謂如何？一語至此，又攜雲冷之手曰：「吾姊妹情好如此！故吾推心置腹而言之。初不知有所謂忌諱，妹不以爲忤乎？」雲冷曰：「姊言懇摯如此，頑石亦當點頭；吾敢以爲忤！雖然，心地之褊窄，實境遇造成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金玉之言，謹當拜嘉！吾自後應處處從樂觀上着想。至於姊頃所就詢之事，立談之頃，不能有所表示，如何答姊？願以異日。」英秀聞之，亦不忍再索答語，唯唯而已。卒乃顧而他語曰：「雪妹常有信來否？渠聰明活潑，天機圓渾，一好女子也。」

雲冷曰：「雪妹性情，視吾不同，吾慮患太深，雪妹則處處作信天翁，故無若我之衰澀！」言次，又慙然無已。英秀曰：「吾輩皆不脫舊氣，若令妹則洵新時代之人物矣！」雲冷起立曰：「天將晚，吾來已久，茲卽告別。英秀欲留之。雲冷又辭，乃別去。」

雲冷既去，柳宅夕陽影裏，緩緩歸去。回憶適間情形，一脈芳心，爲之百轉。蓋春心一點，已到花梢。雖因風雨之蹂躪，不免阻其發育。而一經陽光之暄染，蜂蝶之挑逗，則亦卽復其自然之妙用。夫以雲冷之才之色，而又當春光正好之年，詎能不躍躍而動乎！既回家，入內與其母閒話許時，母詢適間何事？雲冷秘不以告。僅謂與英姊談天而已。入晚，雲冷返其書齋中，視案頭積壓之件，頗思有所整理，顧心緒紛雜，百念交投，遂覺懶於行動。

兀坐寫字椅上，呆然出神。有間，乃喟然曰：「吾視天下男子，悉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生平絕無意情二字，縈諸心曲。且亦絕不願爲愛情之奴隸，今則一經點染，卽露不由自主之情，毋乃僨乎！」念至此，又覺豁然自悟。既而復曰：「我卽淡然處之，恐彼方熱度，正如日之方中！未必如我之冷。然彼之於我，僅一面之緣，又何至如此。世間最不可解之事，其惟男女之關係乎！」

逾日，女母忽抱採薪之憂。雲冷旣受校務之牽纏，課暇返家，則又侍奉湯藥之不已。終日碌碌，無間更往柳宅。且此事亦不暇再縈於心矣。已而雪豔以母病，自滬回里，省視其母，姊妹相見，益增親密。雪豔自赴滬就學以來，愈形活潑，視乃姊之咄咄書空，迥不相同。雪見雲之情態，僞語之曰：「

阿姊！近來益消瘦矣！吾向嫌姊思慮衰澀，姊自謂處境有以使之。然我輩處境雖困，而環顧社會上之人物，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視吾輩尤苦者，正更僕難數。姊又何自苦如此！凡事進一步想則不足，退一步則心地自寬。」雲冷曰：「妹言未嘗不是，姊以年長之故，所見所受者，視妹爲多。故心理上之感觸，亦多於妹；妹能不若吾之抑塞，而啓發其天然之靈機，是誠吾所大慰者。」雪豔曰：「吾視阿母之病，日有增劇，頗引以爲慮。而校中假期，轉瞬卽屆，姊意如何？」雲冷曰：「家中一切有吾在，妹可勿慮！而專心於求學也。」雪豔領之。雲冷又曰：「吾視阿母病狀，尙不至於絕望！醫者謂其病根在積鬱，苟能將胸之痞塞，悉從而解除之，則其疾自痊。吾姊妹可常以樂觀之言，寬慰老人。如此或勝於藥石也？」雪豔曰：「吾之

歸也，除省視母病而外，本有事白於母。今母病迄未痊可，吾言遂不獲進。

「雲冷曰：『妹有所陳耶？』」蓋以語吾！雪豔此時似欲有言，而雙頰遽赤。

雲冷似有所悟，耳語之曰：『吾姊妹間有何事不可說耶！對阿母之前，或有不能逕道者。若吾兩人則自小共食共眠，同遊同息，更有何事不可道耶！』

雪豔乃問其姊曰：『雲姊，自由結婚之說，姊謂如何？』

雲冷曰：『舊式結婚之不良，吾曾爲妹言之。對於自由結婚，亦極贊成，不過自由之中，宜自爲制限，尤須放大眼光。倘有不慎，悔且無及！今妹忽以此問吾，有所指耶？』

雪豔赧然曰：『吾與某君有婚約，故歸請堂上之命耳！』

雲冷曰：『某君爲誰？』

雪豔曰：『南洋公學之高材生也。』

雲冷曰：『若然！妹可逕告阿母。向平之願，阿母時引爲念。妹若得所，固母所至盼者。但吾意婚

姻爲畢生幸福所託，女子嫁人，彷彿再投人胎，宜慎之又慎！某君之學問與性情，妹知之深乎？」雪豔曰：「其人志氣傲岸，學問已入堂奧，而一種溫馨和藹之色，尤令人爲之心折！」雲無語。旣而以柳姓之事告雪，雪曰：「然則姊亦太冷人矣！如此而來，當如此而報，姊乃落落難合，不將令人難堪！」雲冷曰：「吾終以爲幸福兩字，非所語於吾，吾殊無出閣之意。上侍老母終身，次則盼吾妹之早諧花燭，克享儷福，他則非我所知。」雪豔曰：「一姊終是鬱鬱如此，吾已屢語姊矣。若是者，非少年人所宜！然姊僅長於吾者兩齡，而意志之相去，乃幾不可以道里計！妹竊非之。」雲冷曰：「妹誤矣！妹以爲我真無情耶！人非木石，誰則無情。世間之能忘情者，曾有幾人？禽獸尙知歡愛，而況於人！人或失其性靈，則木然無知，自無問題。否？」

則，誰甘長守寂寂之枯禪耶？今妹與吾談之入彀，故吾乃傾倒言之。妹乎！我之不欲墮入情網，非無情也！實自知性情不同於人，一經點染，卽易入魔。故抱定宗旨，力避情網，以是人遂疑吾之無情！然吾亦不欲與人辯，亦不能與人辯；惟妹始能相告耳。」雲豔聞之，唯唯而已。深信其姊之言，絕非飾僞。而更疑其意中之有人也。嗟乎！紅窗燈影，相對訴情。此一雙之姊妹花，若造物已設陷阱而待之。蚩蚩者氓，其愈行且愈近。今夕一席話，已顯露其機矣。

已而女母呼口渴，女等乃趨往。雲冷捧湯入，女母喘甚，不能下咽，雪從旁爲之按摩有間，喘略定，進水少許。復平臥，顧語二女曰：「吾疾如此，日有增劇，奈何！萬一不諱，遺汝姊妹，無父無母，慘痛何如！」語次，淚皆瑩然。雲

冷曰：「吾視阿母之疾，今日已視前數日爲退，當熱盛時，終日不進滴水，今則已知口渴思飲，是顯爲輕減之狀。」雪亦曰：「阿母不宜作此無益之思，疾病爲人生常事，安兒有病，卽不可治！但使慎於進藥，則何慮病之不痊。吾當俟母病康復，方始返校。今已去函續假，在家可略分雲姊之勞。」阿母第靜心養攝可耳，毋以他事爲念。」女母曰：「吾夢不祥，且頻見汝父歸來！夢雖未必可信，然吾意非佳徵也。」雲冷曰：「熱甚則腦筋紊亂，而離奇之夢，卽隨之而至。阿母何必引以爲念！」雪豔曰：「吾意阿父英靈，或真個歸來，而時訶護阿母也。」女母無辭。雲冷顧雪豔，密語曰：「妹頃所言，盍告諸母，母聞之，或當有喜色。」雪有難色。雲冷曰：「吾當代妹言之。雪以默允，雲乃進語其母曰：「雪妹之歸也，本有要事欲語阿母！」

……」雲甫啓齒，雪立遁。雲見雪去，亦不之挽，續語其母曰：「妹擬與某君締婚，願得阿母之命。」女母問誰。雲卽以雪所告者對。女母曰：「雪豔機警，則有之，沉着實不逮汝。吾甚慮渠識見之，或未至，汝其爲吾詳探之。吾方病，不能料量此事，汝爲長姊，責無旁貸。若汝以爲尙不失人者，吾亦可之。在吾之見解，不必求富貴功名，但求所託得人，不至啼饑號寒，遇人不淑，斯亦足矣。」雲冷唯唯。女母又曰：「此語吾不僅爲雪言之，汝年長矣！亦當善自爲謀。雖汝眼前能自食其力，然女子不嫁，終非了局。汝亦不能長執教鞭以餬口也。」雲又唯唯。旋乃答曰：「婚姻原爲幸福所關，與其不能得人，不如不嫁爲善。且人生少年時代，爲十五至二十之間。過此數春，如此遲暮之花，何必再入紅酣綠醉之陣，與人鬥妍爭麗耶？」女母

曰：「汝言抑何感慨之深耶！吾未嘗不知世間最可憐者，莫若無父之兒。汝之所云，殆從激刺中來耶！」雲冷曰：「吾亦無所感觸，不過總無如此之打算耳。且母之骨血，祇吾姊妹兩人，妹既必欲嫁人，吾尤應長侍晨昏。」女母唯唯。又作沉着之語曰：「汝爲長姊，一切惟善爲妹計之，並爲一身熟圖之。」雲冷迭作允諾之聲。而一念及其母之病狀，則又異常慘惻矣！已而女母沉沉睡去。雲乃默然出室，遇雪豔呼之，偕入閨中，以母所言者，悉轉述之。雖未有允許之表示，而亦無一言之反對，不啻已示承認。雪意爲之頓慰。雲復益以己意曰：「世間男子，薄倖者多。若少年之人，血氣未定，尤易反覆！妹宜善抉擇之。此則吾未能代爲謀也。要之，女子之情，如神聖之不可或玷。一經屬人，則難他移。妹其誌之。前半生之幸福，以遭家

多難，犧牲盡矣。後半生之希望，則正可好自爲之。」雪聞其姊所語之沉痛，泫然感泣。雲冷撫念身世，觸動愁懷，亦不覺和之而泣。姊妹遂相向洩瀾。而萬種心傷，千迴腸斷，一時叢聚於方寸間。紅窗雙影，滿罩啼痕，覺雲愁雪冷，咄咄逼人。此一席之談話，遂於嗚咽聲中結束矣。

逾日，英秀忽來訪，爲探女母之病也。聞雪豔在家，相見之頃，益爲歡然。雲冷姊妹藹然款客，亦渾忘昨日之事。英秀見女母則又多方以慰之。女母亦極喜英秀爲人之慷爽，特囑雲冷留之信宿。英秀以情不可却，勉如所請。是夕，遂與雲冷作長夜之談。

雲冷姊妹本同室而居，人夜，雪豔倦而先眠。雲冷須時至，隔室省視其母。乃卽不寢。英秀爲之伴，宵深人靜，萬籟無聲，兩人對燈峭坐，英秀顧語雲

冷曰：「自妹光臨寒舍而後，吾小叔之病，日有起色，今已病勢大退，稍事休養，即可復原。頃吾來時，渠囑寄語吾妹，頗希得間時相過從。吾以令堂違和告之，渠始無辭。但囑寄聲珍重而已。雲冷聆之，嘿然不語。少頃，歎息而言曰：「英姊，劫運重重！相逼而來。人生血肉之軀，能禁幾回煎熬！更安有餘心論愛情耶。」英秀聞此淒絕之言，亦不知所對。撫其肩曰：「雲妹，既知人生骨肉之軀，能禁幾回煎熬，則事事當從樂觀着想。苟鬱塞之氣，充滿胸中，亦足自損天年！此非詛咒之語，實知己之談也。」雲冷泫然曰：「姊言誠摯如此，疇不爲之點首。」俟家母之病就痊，吾當再造尊府。」英秀曰：「此事妹曾白諸堂上乎？」雲冷曰：「去事實正遠，何必預言於先！且母之愛女，唯恐不至，苟吾意所屬，母自不至別生異議。」言次，又以雪

事告之。且曰：「明日雪醒，姊勿說破，渠害羞，必咎吾之多言。」英秀頷之。又曰：「雪亦知姊之事乎？」雲曰：「業已告之，渠謂吾大冷人，如此而來，當如此而去。落落難合，人何以堪。其見解適與吾成反比例。」英秀曰：「當如是耳。」

語時，雲冷聞其母咳嗽之聲，知已醒來，乃趨視之。女母聞步履聲，卽言曰：「雲兒，尙未寢耶？吾無所需，兒可速眠。連日勞乏已甚，不自休憩，當防其病。」雲冷曰：「兒樂與英姊談話，遂忘其夜之深，並不覺其倦也。」女母曰：「此時已幾鐘矣。」雲以二時對。問須飲否？女母曰：「一轉瞬間，天將明矣。可取米湯少許來，俟吾飲後，汝速往眠。」雲頷之，卽取米湯進。移時，女母飲盡，又促雲去。雲始返己室。視英秀斜倚枕旁，已沉沉入黑甜鄉。蓋

宵深未眠，精神已倦，故夢魔蹈虛而至。雲冷視其已寢，不忍相擾，輕取薄衾，覆諸其身。已則仍兀坐燈下，呆呆出神。正思潮岔湧之頃，忽覩地上有物觸於眼簾，雲俯取之，料爲英秀所遺。視之，則一封書也。封面赫然書曰：『雲冷世妹玉展』。心益訝之，而署名者，則又爲柳競雄。雲冷至此，乃不能自禁，視英秀正鼾鼻聲，乃竊啓讀之。其書曰：

「雲冷世妹青鑒；前承移玉，深感隆情！一席之談，勝於金丹神劑也！別來忽忽，賤恙漸痊，此皆出於玉人之賜。惟是憶念之私，與時俱積。空齋寂寂；長晝如年。每對吾妹留坐之處，覺霧鬢風鬟，彷彿有餘痕也。嗟乎！世妹，此情此景，若有若無；僕誠不知何自而來？何爲而然？以僕生平所見之女郎，有端莊流麗如世妹者乎！曰：無有也。又有淹博淵深如世妹

者乎！亦曰：無有也。惟其然也，故僕之腦海中，遂爲世妹之才貌所充塞，而痴念妄想，與之俱生矣。雖然，愛情云者，非片面之作用，爲共同之行為。僕雖如此，不知世妹於意云何？顧就僕之理想測之，豐於才者，必富於情。美於色者，尤多性靈之人。况以世妹之英年，正如春日之花，方欣欣其向榮，寧不知世間之樂，正始於此乎？而况一昨妹既惠然肯來，則知吾曹之相愛，正如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也；僕有此種之觀察，於是不揣冒昧，進申其請。邇來世妹既在休假之中，能否再辱蓮柔，一敘衷曲。覩顏奉懇，幸恕其狂！太夫人病勢如何？定能早占勿藥！匆匆佈臆，不盡所懷。佇盼示復，是形企禱。——競雄謹上。

雲冷讀罷，思潮志念，不能自遏。竊念競雄於吾，竟一往情深如此！此信當

爲託英姊與吾者。何以渠又不以與吾，豈以爲字裏行間，有唐突之處耶？抑渠竟忘却耶？」思至此，恐英秀睡醒，急摺疊之，輕移其步，至於榻前，納於英秀之衣袋中。於是復返至安樂椅上，兀坐沉思，一縷芳魂，似已爲此數行文字，所吸收而去。不禁喃喃自語曰：「似此溫婉，吾尙忍拒人於千里之外乎！」一念旣動，百感紛來，而種種幻象，似隨之而至，一一現於目前。遐想久之，心定神凝，夢魔乘之而來，不覺假寐於安樂椅上。料知黑甜鄉裏，更有一番之幻象也。明日，雲冷晨興，已在晨八時之許。英秀及雪豔，早已起身。雲冷見英秀在台前梳妝，顧語之曰：「姊何早耶？」英秀曰：「妹失眠矣，吾晨興，見妹寢于椅上，又不敢驚擾，故取被服覆之。妹此時可就榻上再臥幾許時。」雲冷曰：「吾本未預備睡覺。大約夜長人靜，遂至

不能自支。今已睡足，可勿再眠。」言時，雪豔入室，謂其姊曰：「阿姊太不自珍，如不睡息，易感風邪！以吾輩之羸弱，將虞病魔之侵損。」雲冷頷之，雪旋出室，雲欠身而起，亦不往視其母。蓋知有雪在彼屋也。因亦至粧台前整理雙鬢，與英秀並肩而坐。同對一鏡，方櫛髮之頃，忽覩菱花鏡裏之英秀，對已憨笑不已。雲冷感受宵來之事，心中似有所悟，不禁面爲之赤。英秀忽笑曰：「昨日吾有一物置於衷服之內，今晨覓之，忽失所在，卒於外衣袋內得之。妹以爲何如？詎非可笑之事耶！」雲冷聞言，欲認又覺害臊，不認則英秀確已窺見已隱，實不願說詭語。刹那之頃，遂陷於左右爲難之境，卒乃毅然語曰：「事誠如此！吾爲姊拾得，而置之姊之襟內。但以書信秘密，不敢或犯，故未諱其爲何人致姊之函。」英秀附耳而答曰：「

妹何必急於自辯，吾固未嘗問及於此。」雲冷不勝英秀之揶揄，默然不復聲。英秀乃取函授之曰：「既受人之託，當忠人之事，吾始恐唐突吾妹，故躊躇未能卽奉。今忽於無意中流露之，殆天意也。雪妹且至，妹如不欲渠知之，其緩啓閱。」雲冷此時無言可答，惟頻頻頷首而已。英秀又曰：「世間男子之癡，殆有甚於女子者！」雲冷曰：以吾思之，女子之心，視男子爲靜，女子之懷，更視男子爲窄。恐癡之一字，更甚於男子。英秀似解其意，不便再談，而使雲冷受窘。適妝事已竟，乃起立曰：「吾往視伯母，但姊可速往閱此信，作一答覆，俾吾可以報命。」雲冷唯唯，英秀卽至女母室中。及午膳之後，英秀俟無人時，向雲冷索覆書。雲冷曰：「竟日無片刻之暇，尙未涉筆，且吾意綺思豔情之作，不宜輕於落墨。請姊代作口頭之答覆。」

如此款款深情，弱質何福而邀非分。紉感之餘，心銘之矣！得暇准當趨談，但不能預爲之定。英秀曰：「個中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姊乃出此半推半就之語，抑何太酷！」雲冷曰：「然則吾准明日午後踵府，姊當無他辭矣。」英秀頷之曰：「妹信人，當不爽期也。」

翌日，雲冷如約訪競雄，競雄病已痊可。家有小園，花木亭臺，粗具規模。知雲冷將至，特先掃徑以候之。焚香煮茗，雅趣盎然。雲冷至，英秀導往園中，者番相會，已非疇昔可比。彼此之間，似覺無復前之拘束。雲冷曰：「世兄病體新瘥，園中寒氣較甚，獨不慮乎？」競雄曰：「是間空氣清新，故吾樂來游耳。且病後之體，宜多吸收清氣，於康健上亦有益處。」雲冷唯唯。競雄又曰：「吾致世妹之函，殆已見之矣。唐突之處，幸勿爲罪。」雲冷曰：「

一往情深，令人讀之。如中醇醪，敢以爲忤耶！但愧不能投桃報李耳。一言時，俯首幾不敢仰視。競雄見雲冷情狀，知芳心固非無情者，乃笑曰：「予自世妹寵臨之後，夙疾頓減。因精神上之愉快，乃得身體上之康健。世妹之所以厚我者，真令我感且無既！」雲冷唯唯。蓋此時欲有所答，總覺訥於啓齒。久之乃曰：「世兄過言矣！以吾蠢陋，乃荷青眼，真三生之幸！顧吾意世兄病體新瘥，尙宜力加調護，庶乎可早期復元。」競雄曰：「世妹之意，良令人感！足見關切之深。吾意少年人之病，正如春日之花木，雖偶受風雨之侵蝕。而雲翳一過，立復其舊，故不以爲意。使世妹能時過我居，多聆教益，則吾本無疾病，又何不能復元之足慮乎！」言次，視雲冷而笑。正言間，有狸奴一行，至競雄之前，以其金黃色之目，灼灼相視。雲冷遂詢

競雄曰：「狸奴亦有美惡之分，似此清潔，當爲上品。」競雄曰：「彼灼灼視我輩，殆亦異其主人之久不至園中耶？」雲冷聞競雄之言，不覺爲之嫣然。競雄又曰：「此園太小，僅能小坐而已。吾每欲佈置之，爲地畝所限，終覺無從施展。」雲冷曰：「是不然，此園非常精緻，極稱家園之用。若徒求廣袤，可爲公共之園林，非所宜於家園矣。」競雄曰：「月景似較日中爲佳，吾每於月夜嘯遨園中，雖清寂無味，亦覺幽雅宜人，使能有此一夕，世妹允吾於清風明月之夜，共談衷曲，吾之幸福何如！」雲冷曰：「今日之來，亦以英姊堅約之故，非吾不近人情。祇以家母病勢，訖不減輕，吾日周旋於病榻藥爐之間，視母病之未愈，常戚戚不歡。故既無時常外出之暇晷，又少縱譚風月之心緒。以世兄愛吾，故敢質直言之，幸勿爲罪！競雄

靜聆雲冷之語，目注其面，絕不旁瞬，覺雲冷說至愛之一字，螭鱗下俯，語亦停頓。揣其意，一若愛字之不當出於口吻。今乃無意失檢者，比畢聆所言。乃答曰：「世妹孝意，誠不可及。令堂之疾，究何如矣？」雲冷曰：「此爲年老之虛弱症，而以處境之拂逆，又牽動肝鬱風疾，故下藥較難見效，吾憂之殊甚。」競雄曰：「誠然！吾此次見世妹，視前次來時，更清癯矣！」雲冷曰：「自家母抱病以來，夜中需人照料，傭婦未必可靠。故由吾躬親其役。近日舍妹自滬返里，大分吾之勞力，吾已不似前之宵旰僕僕。」競雄曰：「妹亦宜善自珍護，人生惟康健爲無上之幸福。若身體羸弱，卽是使身體失其康健。」雲冷曰：「吾以爲欲求身體之康健，尙不在於節勞，而在心境之舒適。心境不暢，則身體必難強壯。所謂心廣體胖，理之常也。」

競雄曰：「吾聞之，憂能致疾，愁可傷身！此卽與世妹之意，若合符節。本來少年人之意興，正當發揚之時，萬不宜作衰颯語。妹旣知其然矣，尙宜事處以達觀，吾亦深知妹之處境，以妹思想之高尙，見解之超脫，對於庸俗之人，自多落落難合。顧大千世界，本是煩惱之府，除非渾渾灑灑，不識不知，卽不解世間有所謂愛惡喜怒。否則越是聰明，越是多怨。在聰明之人，惟有假裝癡聾而已。」雲冷曰：「誠哉！其爲煩惱世界！吾固未嘗覺世間有一事之可樂。」競雄方欲答語，而英秀至。雲冷起而讓坐，備舉適間所言，以告英秀。英秀曰：「人生墮地之初，卽呱呱而泣，可見憂患乃與生俱來。」雲冷曰：「吾亦作如是觀。」英秀曰：「吾來請妹入室，略進小點耳。」雲冷曰：「吾甚飽，姊又何必費事！」競雄曰：「嫂旣備就，妹不可却，

却則矯情矣！「雲冷無辭，三人乃共起入室。

至膳室，雲冷顧英秀曰：「姊何如是費事！殊令人於心難安。」英秀曰：「此數品者，俱家中固有之物。初未嘗或費事。」言次，俱各就食。食後，雲冷欲行，競雄留之。雲冷乃復赴其書齋，競雄俟無人時，微語之曰：「世妹，吾有不入耳之談，欲爲妹言之。其以爲可也，固如吾之望。否則，如東風之過馬耳，可置若不聞。吾聞之，知好色，則慕少艾，此人情也。吾自獲見世妹以來，不知不覺間，心中起一奢望，擲果贈珠，相逢未嫁。不知世妹能畀吾以如願之機會否？」言次，目注雲冷之面，以待其答。但見雲冷羞怯異常，低俯蝸蟻而已。已而雲冷忽仰首，正欲作答，而目光遽與競雄之視線相接。若其間有電力爲之吸引，使雲冷驟不能他避，不禁嫣然相向。此中蓋含

無限情味。競雄揣其意，似以此爲默許之表示。情不自禁，遽擁吻之。雲冷欲避不得，惟紅漲於頰曰：「世兄尊重！防婢媼窺見之，傳爲笑談也！」

於是二人重復閒談，競雄雖未得雲冷之積極表示，而此一笑一吻，皆含親蜜之意，更何待一言爲贅。此時之滿意，殆可知矣。因謂雲冷曰：「世妹，吾生平於男女之愛，未嘗關心。乃一見世妹，不自知其顛倒如此！情之作，竟如是乎？造化之玄奧，誠不可以捉摸！使世妹而絕吾者，不啻斷吾之生機耳。」雲冷曰：「吾本恨人，非不謔世兄之情可感，但覺天地間之事事物物，俱不足以動吾之情。一若戴黑眼鏡者之視物，則所見無往而非黑。競雄曰：「妹以花好月圓之年，而存秋風落葉之思，此大非所宜也。」雲冷曰：「吾亦知鬱鬱如此，有關壽徵。願氣機之感召，出之於自然，則又

奈何！競雄笑曰：「妹若能時與吾遊，吾必有以開發妹之心胸。吾知妹之天機，純爲際遇所厄。譬之名花，甫經含苞，卽遭風雨，自損其開發之機。然苟引陽光而覆育之，則可復其天然之機性矣。」雲冷曰：「世兄所言，極堪咀嚼，殆有哲理在；吾意甚願聆之。」競雄聆雲冷對語，頗能投機，爲之樂甚。又曰：「人生惟自然之氣爲難得，譬如花香鳥語，皆出於自然者也。人之情懷，亦何嘗非出之於天賦，特人事之變幻無端，或浮雲蔽之，或邪魔乘之，則種種之異態起焉。」雲冷聞競雄言之津津，唯頻頷其首而已。有頃，英秀至。雲冷起立曰：「妹來已久，恐家母盼望也，擬卽告別。英秀曰：「有雪妹在，妹亦何妨多坐許時。」雲冷曰：「吾來已四小時之久，自應去矣。」英秀亦不再留，競雄心雖欲留之，但見英秀之意如此，亦卽默

然。英秀又曰：「妹何日能再過我？」雲冷曰：「此不能預訂約，得間准再趨談耳。」於是競雄與英秀，送雲冷出門，各道珍重而別。

雲冷一路行來，不期心口相語曰：「女子之情，所以代表女子之身者也。一度屬人，終身靡他，吾行以情屬競雄矣！倘兒郎深情款款，殊令人爲之嚮往。但以吾之憂患叢身，使再顛倒於情場之中，不亦類於作繭自縛乎？」思此至，頗欲有以遏止之，而一念已動，不復有自主之力。嗟乎！愛河黯黯，情海茫茫！一陷窞耳，方張網以待人之至。雲冷愈行愈邇，終將罹此羅網矣。

雲冷返家之後，雪豔知其自柳宅歸來，不便動問。女母則本不過問。逾日，校中有書至，促雲冷速銷假，以代課者有事他往，一時無他相當之人。雲

冷無如之何，且雪之假期，亦已再續，又且滿矣。所幸女母之病，近日已見輕鬆。雲雪姊妹商諸其母。女母曰：「雲冷早出晚歸，雪豔雖去，又復無妨。」雲以問雪，雪雖戀母之病，終以學業所關，赴校之心乃決。臨行，雲告之曰：「妹事其好爲之，阿母前當不至發生問題。妹果能善得所託，阿母無不樂從。但冀勿受儂薄者之愚！」雪頷之，忽喟然曰：「吾家庭之間，幾成陌路！吾此行返里，益覺感受之深。阿母病中，兩姨娘幾未嘗一存問，成何話說。」雲冷曰：「二姨娘尙較良善，三姨娘則心殊不堪問，吾輩以先人故，自當曲予容忍，而犀兒則尤爲宗祧所關也。」

雲雪姊妹談心之次日，雪豔赴滬矣。雲冷則從此仍操其故業。日則入校教授，晚則回家視疾。一日，雲冷自校歸，侍其母閒談。時則女母已能離床

起坐矣。雲於談話之頃，又舉雪事以告母。母曰：「吾正欲詢汝近日行蹤，汝新姨忽來語吾，謂汝常至柳宅，外間人言嘖嘖！渠言本無半句可信。然汝之時往柳宅，確有之否？」雲冷曰：「事誠有之，但新姨之言，何足輕重，當爲過甚之談。」女母曰：「我病幸而未死，否則剩汝姊妹，落於賤人之手，則受累者更無窮！」雲聞言爲之悽然。女母又曰：「汝之識力，比雪豔較勝，吾尙不甚慮。若雪豔則童性未除，而閱歷又淺，汝爲長姊，宜善爲之導。」雲冷曰：「此正雪妹勝兒之處，兒事事存悲觀，渠則處處懷樂觀。以處世之道論之，則自以樂觀爲宜。」女母無語。久之，問曰：「柳氏子爲人，究何如者？」阿母之前，汝可直言無隱。」雲冷曰：「吾始絕無此意，初爲英姊所介紹，英姊力爲其小叔作蹇修，屢約兒赴其家。兒視競雄爲人，壯氣

如虹，決非老於牖下者。味其言語，常存投筆從戎之志，而每值林泉攜手，共話曲衷，則又溫如其玉。兒生平未嘗見世所謂英雄者，而於書籍中則恆見之。以意度之，競雄爲人，殆亦所謂英雄者歟！女母笑曰：「兒譽之如此，確已心許之乎？既此事雙方皆合意，應謀正當之辦法，俾吾亦早了向平之願。」雲冷曰：「阿母言然，顧此時尙早，可勿置念。阿母尤不宜多操心！」女母曰：「吾意將來於汝姊妹二人之中，欲得一人以贅壻，不知能否如願？犀兒究非我出，不足爲靠。」雲冷曰：「兒亦但冀能如此，奉母終身，是素願也。」女母曰：「兒能如此，我無他求矣！」雲冷唯唯。既又談及雪事，雲冷主張解放。女母囑雲暗爲監督。雲冷謂：「雪豔人外圓而內方，雖和如冬日，其胸中亦極有見解，可不爲之過慮。」女母遂亦無言。

逾數日，女母病情益見輕退。雲冷於課暇之頃，又曾屢赴競雄約。雙方此時之愛感，已相依漸密。競雄固曾經滄海，除却巫山！雲冷亦不知不覺間，爲愛情之奴隸矣！一日，英秀來視女母。時女母雖未復元，而已能步履。適雲冷尙在校中，英秀卽道執柯意，惟彼此通家，於一切媒妁之常譚，概行破除。逕求女母之同意。女母爲人，素極軒爽，乃曰：「二公子洵爲東床妙選，吾於雲冷口中，亦曾聞之。今承不棄，欲得小女爲匹，葛蘿之附，老身亦極贊同。惟有一事尙須與雲冷商之。容再復命何如？」英秀便詢何事？女母曰：「容緩道之，大約我所欲提之條件，尙非難解決之事。」英秀不便再詢。適雲冷歸，遂顧而言他。起與雲冷周旋。雲冷固不知英秀爲執柯而來也。雲冷旋返其室，英秀亦踵之。笑謂雲冷曰：「雲妹大喜！」雲冷莫明

其意，瞠目視之。英秀又曰：「吾來任冰上人耳！」雪冷曠曰：「姊亦揶揄人耶！什麼大喜小喜，都爲汝之搗鬼！」英秀曰：「前言戲之耳，妹胡認真！爾頃已向伯母請求，伯母謂尙有一問題，須商之於妹。想妹於此舉，當能同意。則伯母之所謂問題者，諒亦無甚重大事件。」雪冷曰：「盛意如此！吾何忍過拂。如何進行之處，姊與吾母直談之，吾不欲參預其間。」英秀笑曰：「以妹之新人物，思想乃如此陳腐！吾決不信，殆亦矯情乎。吾所求於妹者，無他。如伯母有條件提出時，妹須先度彼方之情形，與伯母從長磋商。要之，吾惟希望其成，故防或生枝節。」雪冷唯唯。既乃覩然曰：「吾姊之厚我！競哥之愛我！我實心許之。姊可勿再他慮。以姊知己，故逕道私衷，幸勿笑人！」英秀大悅。曰：「若然！不啻授我以金匱石室之鐵券，冰上

人可不至辱命矣！」雲冷唯唯。而狀忽呆木。英秀度其意。以爲彼方懸揣其母之所謂問題也。少間，英秀告辭。語女母，請以三日爲約，屆時再當趨前候教。女母應之。英秀遂致謝而去。

女母於英秀去後，語女曰：「雲兒，柳夫人今日爲執柯而來，想汝已知之？」雲冷曰：「然！兒不願表示意見，惟聽阿母主持之。」女母曰：「競雄爲汝心許之人，吾自當樂成此段姻緣。雖然，我尙有一事，須與汝熟商之。」雲冷便詢何事？女母曰：「汝願與吾分離耶？」雲冷曰：「兒本願學北宮嬰兒之撒其環璫，奉母以終身，更何忍與吾有生以來息息相處之阿母，天各一方乎！」女母曰：「汝言甚然！願非兩全之道，汝尙記吾向者之言乎？吾欲效外黃之贅，使競雄來歸，此爲唯一之條件，其他則所不計。頃吾尙

未告柳夫人，或汝先探其意。雲冷曰：「母言甚是，兒意我之家庭，極其紊亂，恐不能得競雄之同意。渠既無父母，兒以爲可以迎養阿母爲條件。母謂何如？」女母曰：「吾往依阿婿，似不妥協！不如入贅爲得。如慮家庭之間，將來不能和協，則儘可臨時析居。」雲冷不忍違拂母意，連聲唯唯而已。逾日，競雄約雲冷談話。雲冷應召而往，競雄詢雲冷曰：「曷昨家嫂趨府作伐，妹知之否？」雲冷曰：「兄何急躁乃爾！」競雄笑曰：「區區微忱，幸邀青睞！吾常惴惴焉，懼婚事之或生變化。故深盼早了此重公案。妹固以爲太早乎？」雲冷乃以其母之意告競雄。且曰：「兄既愛吾，諒能曲從。此事無大關係，無所謂犧牲。卽以犧牲論，想兄亦能舍己從人。」競雄曰：「此層自當如命，吾上無父母，入贅迎娶，本無問題。妹可歸稟令堂。吾前

聞家嫂復語，深懼令堂不遽許可！或至別生條件？兩日來，刻刻在懷，故急邀妹來一談，藉詢究竟。今既知其爲極易解決之事，吾樂何如！語次，情不自禁，立就雲冷而吻之。雲冷急避之，欲就還羞，紅漲雙頰矣。顧絕無嗔容，仍以笑報之。競雄亦莞爾曰：「吾兩入之心願諧矣！」雲冷曰：「蒙兄厚愛，心殊感之！但吾尙所望於兄者，丈夫志在四方，國事蝸蟻，至於此極。願君以此一腔熱血，爲國珍護，毋盡犧牲於兒女之手！」競雄聆言，色突變，慨然曰：「妹視吾亦有丈夫氣否？」雲冷曰：「聆兄所言，亦多豪氣，但慮元龍壯志，爲兒女私情所消磨耳！」競雄曰：「妹言深識大體，將來之所以監督我而使我憤發者，胥在是矣。」雲冷頷之。競雄又曰：「茲事如諧，吾欲於九月中舉行婚禮。所謂春秋佳日者，此其時也。成禮之後，吾當

挈妹往游天竺，於西子湖頭，消度蜜月，妹謂何如？過此以往，則吾當……
「語至此，突止其聲。雲冷方欲作復，遂不復詰。乃曰：六橋三竺之勝，固我所嚮往者，吾聞之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吾輩生長於蘇，正欲一觀風月平分之餘杭也。」競雄曰：「我曾兩至西湖，願皆爲團體旅行，不能備覽其詳。名山佳處，須於盤桓中得之，匆匆一行，如走馬看花，妍媸不分。」雲冷曰：「頃兒言九月中舉行婚禮，恐難得吾母之同意！吾家雖寒，吾母亦當牽牛市犢，爲吾料理嫁衣。過於匆促，恐不及置備。」競雄曰：「婚儀與隘品，吾意以從儉爲是。妹將來可轉達堂上也。」雲冷曰：「婚事主儉，吾亦云然。特爲人父母者，往往對於子女，必盡其抵犢之愛。若家母則以愛吾之故，恐更不允儉齋。容俟歸商之。但兒亦胡如是之急遽耶！」競雄

唯唯。旋曰：「然則妹愛何時？斯何時可矣。」雲冷曰：「以待來年，兄謂如何？當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之日，不猶愈於薄寒天氣乎？」競雄曰：「成婚之後，妹仍就教職耶？」雲冷曰：「自當繼續此席。女子亦人也，吾常以依賴爲可羞。倘以成婚而棄職業，吾殊不願。縱兄之景況，不必仗吾料量衣食，而吾則終羞爲喫閒飯之人。」競雄曰：「妹誠令人愛而敬之，將來所以勗吾者，正必不少！」雲冷嫣然，遂卽興辭。兩人乃訂後會而別。

亡何，競雲之姻事諧矣。由英秀居間，屢傳雙方意見。好在小節細故，無處不可商量，絕不似世俗之煞費口舌也。大婚之期，女母亦主張來春，而於妥協之頃，先舉行文定禮。自後雲冷與競雄，過從益密。花晨月夕，同游同止，雙方熱度，蓋達於沸點矣。雲冷本不知世間之有所謂愛情。兒女之私，

何曾置懷。及與競雄訂交以來，如入芝蘭之室，不期然與之俱化。今則情之所鐘，固不獨競雄爲然，卽雲冷則日顛倒愛河情海，而莫之所屆矣。乃天下之事，變幻莫定，道高十丈，魔高百尺，競雄雲冷熱度如此，而變端起矣。

一日，雲冷方自校中歸。競雄已在其家，一見雲冷，卽曰：「妹歸乎！」雲冷曰：「兄來幾時許矣？吾今日散課後，適有所事，勞兒久待矣。」競雄曰：「吾來不過時許，頃與伯母閒談，頗不覺相候之寂寥。吾視老人精神，已見復元，心竊慰快。」雲冷曰：「吾一腔心事，今始拋開。宜兄亦代吾欣幸也。」於是競雄約雲冷入院散步，謂室中空氣殊窒，不如室外爲愈。雲冷可之。兩人乃攜手入園，競雄忽問雲冷曰：「愛情重乎？抑國事重乎？」雲冷

曰：「國事自視愛情爲重。吾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男兒當有志於四方，投筆請纓，大丈夫如此，庶不負七尺之軀，何可爲愛情之奴隸！而斷送前程於兒女手中哉。」競雄喟然曰：「醇酒婦人，非丈夫所宜出此；吾亦云然。」雲冷曰：「兄忽與吾譚及於此，必有爲而言！盍直道之。」競雄曰：「吾留學東瀛時，卽列名同盟會。同盟會者，卽憤專制之不良，以謀推倒清廷，而實行民憲者也。曩以禁網森森，故始終未敢外洩。卽妹前亦竟秘之。今則大舉在卽，總部已電召吾往。吾欲不行，則無以對同志！吾欲行，則又無以對妹！以吾曹之情好，同處一邑，尙以不能日夕相見爲憾，更何忍遠涉重洋，冒此大險耶！」雲冷曰：「兄言誤矣！國事蝸蟻，民生塗炭，澄清之責，非屬諸青年而又誰行矣？」競哥哥母爲妹故而隳其壯志！競雄聆雲

冷之言，默然有聞，而深傾其能識大體。乃答曰：「妹卓見如此，誠女中丈夫也！」雲冷曰：「吾恨生爲女兒身，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耳，尙忍累兒灰其壯心乎！」競雄曰：「妹始不知吾有此秘密關係，及今聞之，作何感想？夫人莫不欲安樂相共，以妹千金之軀，而與一亡命之徒訂婚，妹亦有所悒悒否？」雲冷曰：「是皆非知己之談！男兒愛國，不惜赴湯蹈火以濟之。他日革命成功，投甲歸來，吾幸爲偉人婦，樂且無藝！」競雄曰：「妹誠非尋常女子，將來之所以益我者，正未可量。願吾意茲事勿爲伯母告。老人心理，恐未必能如妹之豁達。」雲冷以爲然曰：「吾當以兄赴東京謀事相告，兄亦可向吾母略言之。」競雄唯唯。又曰：「吾行後，當時以書報妹，雖兩地睽隔，而一脈情根，息息相通。吾以妹故，於冒險之中，仍當遇事謹

慎，妹可毋爲過慮。」雲冷曰：「此吾所以必以兄赴東京告吾母，而不能任意指一國內地點，亦正以我輩須時通音書，而防入吾母之眼，以至起疑。」競雄曰：「吾本留東有年，伯母聞之，必以爲舊地重遊，筆念或可稍釋。」雲冷又頷之。時則風動樹頭，歸鴉陣陣，狂飛而過，似告人以天之將雨者。競雄雲冷相對無言者久之。雲冷雖欲搜索枯腸，而遣此沉寂之間，顧以心理作用，竟不能一獲語，越一日，競雄向女母正式辭行。女母出於不料，愀然曰：「公子行耶！何以前者不聞談及？今乃突然東渡。」競雄曰：「前以病阻，未能卽行，故絕口未談及。今則體已復元，此去不過居留兩三月，卽當歸國乘風破浪，習焉安之。伯母可毋以爲慮。」女母曰：「國土縱橫，數千萬里。男兒寧無用武之地！乃必欲遠出國門，向異族人討生活。」

耶？吾方以佳婿愛女，顧盼自樂，殊不顧汝之遠行！」競雄曰：「吾行後，旅中一切自當格外謹慎，並多作竹報，以慰伯母之望。女母唯唯。時雲冷亦在旁，顧語其母曰：「阿母莫阻其行，渠志已決，但囑渠善自珍攝而已！」女母乃不復言。競雄乃起立，攜雲冷至書齋中，雲冷且行且語曰：「競哥！吾母愛汝如此！願兄前程順適，功業早成。庶足慰老人之望！至於吾兩人之愛情，則地老天荒，永無更變！哥可安心。」競雄曰：「吾兩人以精神相結合，今縱暫時分袂，而靈犀一點，息息相通，仍無異咫尺相對。吾准明日乘汽車赴滬，今日擬偕妹出遊，合攝一小影，妹許之乎？」雲冷曰：「固所願也，俟吾略一整衣，即當偕兄出門。兄無事，可稍待。」言次，乃亭亭入內室而去。

已而雲冷整裝而出。競雄視之，華服都麗，煥然一新。乃笑曰：「吾向未見妹之盛妝，今初次也！」雲冷嫣然。兩人乃聯步而出，至留真相館，並攝一六寸之影，又各攝一單身片。既畢所事，乃出相館。競雄邀雲冷至其家，請作長夜談。雲冷曰：「吾明日當至車站送兄，今往兄家一行，固無不可。但長夜之談，非吾所願。」競雄頷之。兩人遂同赴柳宅。雲冷問競雄曰：「行李一切，已摒擋就緒歟？」競雄曰：「吾行裝甚簡，早已整理有緒。」雲冷又曰：「以後天時日冷，寒衣宜略攜帶。」競雄唯唯。兩人且行且談，一剎那間，已抵柳宅矣。

入門，英秀見雲冷笑曰：「妹來正好！吾方擬邀妹惠臨，今晚冠雄及吾，爲競弟餞行，略備酒饌，並不另延外賓，卽音輩四人，作一家庭之團聚，亦至

饒意趣。「雲冷唯唯。競雄曰：「嫂之厚我，亦云至矣！雲妹之歸我，本盡屬嫂之鼎力，今於臨別之頃，更爲吾謀一飽醉。嫂之德，誠不可忘！」於是與英秀雲冷，同入室中，而謂之曰：「嫂既留飲，恐妹不能早歸矣。」英秀曰：「雲妹，今夕盍留此，客房尙可稍住。」雲冷辭焉。英秀曰：「妹向落落大方，今乃亦作小家氣派耶？吾當不俟妹之允可，而遣人往告伯母矣。」雲冷見英秀留之至切，乃勉允之曰：「准由姊遣人告家母，以免彼之盼望。」秀頷之，問雲冷適從何來？雲冷逕以攝影告。英秀笑曰：「怪道妹忽然華服盛妝也！」英秀尋卽他行，競雄歸其室，雲冷從之。謂競雄曰：「英姊之意良厚，顧饒別之筵，每覺索然無味，吾滋不樂有此舉。」競雄曰：「妹宜豁達處之，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此妹當以規我者……」雲冷不俟言竟，

突變其語意曰：「前言戲之耳！正應爲兄先浮一白，慶前途之勝利！」競雄欣然。雲冷曰：「倘有未竟之事，吾當助兄爲之。明日適爲星期，吾今日毫無課事，望懷。」競雄曰：「吾事已竣，當共妹清談耳。」雙影憧憧，清談娓娓。兩人談話之頃，雲冷曰：「兄去之後，吾他無所請，但要求一事，卽願兄多惠佳音也。」競雄曰：「曩已聞命矣！」雲冷曰：「所不辭再三叮囑者，正以吾之注意於此耳。」競雄曰：「妹之心理，卽不叮囑，吾亦知之。決不至雁沉魚杳，勞妹之望穿秋水！」言談間，英秀忽至曰：「冠雄已歸，如欲飯者，當囑廚下備席。競雄領之。乃與雲冷共出室，途遇冠雄。冠雄正來視弟也。雲冷於冠雄，亦常晤之，第以名分所在，不若與英秀之親熱。故行止之間，不免時有拘束之態。已而席備，諸人遂相率入座。」

席次，諸人信口縱談。競雄曰：「方今交通便利，東瀛一衣帶水之隔耳。」雲冷曰：「古人謂蓬萊弱水，非飛仙不可渡！然則今之東遊者，殆皆仙乎？」語次，衆皆大笑。競雄曰：「後來居上，蓬萊弱水之荒島土民，其國勢居然出我之上。」雲冷曰：「願兄努力！造成新中國者，大有人在。」競雄壯其語，滿浮三白。闔座俱報以一觥。英秀曰：「競弟行後，舍下當覺寂寞，幸妹時過吾家。此間與家中無異，幸勿外視。」雲冷領之。競雄亦曰：「僅以友誼論，嫂與雲妹，亦古人所謂刎頸交也。」諸人且飲且談，約一小時之頃，乃始散席。是晚，雲冷未返家，與競雄談至夜午，始各歸室而息。明日，競雄行矣。

競雄之行也，其兄嫂及雲冷皆送之。此外至友之走送者，又三四人。蓋競

雄不願以赴東事宣揚於衆，故知之者少。雲冷雖親送之車次，但以送者不止一人，不便與之絮語。且昨夕之談，衷腸對罄，已暢厥懷，更毋庸在此臨歧之際，再效兒女之牽裙也。則亦惟有叮囑珍重之循例語耳。比汽笛一聲，而競雄行矣。送者盡揮白巾，競雄亦揚巾以報之。此時之雲冷，熱淚奪眶而下，不能仰視者久之。

嗟乎！競雄行矣，人生最難忍受者，別而已矣！而况兩情正熱之際，忽聽哀驪之唱，效勞燕之飛耶？然而競雄之行，雲冷實贊成之。初知其事，即慫恿其行，未嘗以一縷情絲，繫住個郎之足。似雲冷極達觀也。抑知雲冷之心，與其面固絕異耶！雲冷讀書明理，能識大體，故決不願競雄前程，困于牖下，則力遏私情，而犧牲其兒女之歡。在其方寸之間，固亦酸楚極矣。蓋充

此芳懷，不僅遠涉外洋，非彼所願。卽去吳下面他適，亦所鬱鬱。故競雄甫行，而雲冷乃不復自禁，別淚簌簌矣！惟以英秀等同在，則猶強自排解，免爲所笑。實則英秀垂覺，早已窺見，不過以爲傷離怨別，人心皆同，斯亦不足怪也。及車行漸遠，封豕長蛇，漸入黑林深處。送者皆散。英秀更約雲冷過其家一敘，雲冷辭焉。英秀亦不相強，乃共出車站，分道各歸。

雲冷旣返，心乃大戚。略與其母周旋，卽悄然歸已室。斯時至覺寂寥，實則競雄未行時，兩人爲未婚夫婦，雲冷室中亦未嘗常有雙雙儷影。而此時乃突呈異感。殆亦心理作用，有以致之歟。雲冷廢然默然！沈沈靜思。腦海中乃幻爲無數奇想，如海市蜃樓，倏起倏滅。卒復掩面而泣矣。旣乃喟然曰：「吾本擊楫世家，惜乎家學中絕！吾未能紹承箕裘，否則，詎不能組織

復國之女青年黨，以從競雄之後耶！「蓋雲冷之父，本前清之總鎮也。古人詩云，「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可以狀今之雲冷矣。坐有思，思個郎也！臥有夢，夢個郎也！卽至治理教務之時，一念及此，則呆若木鷄矣。而或笑語雜沓之際，心念一動，則亦突變戚戚不歡之色。若是者，固亦顛倒情場者所常然。而初別之時，則更甚耳。逾日，得競雄書，則抵滬後所寄者。行裝匆匆之頃，未作詳函，僅報道平安，兼慰相思而已。然雲冷獲之，已珍如拱璧矣。以競雄行止未有定所，不能作復，乃卽置之。並轉告其母，藉慰老人焉。

亡何，相館遣人送攝成之小影至，雲冷收而視之。意頗欣悅，儼儼雙雙，躍現紙上，視競雄丰儀，豪氣外溢，頭角嶄然。把視之頃，彷彿立於左右。則復

惘惘然如在醉夢之中。旋乃供置案頭，雖行者在遠，未能朝夕相見，而有此一幅寫真，影裏情郎，亦差足以慰寂寞！自是厥後，雲冷除在校授課而外，餘惟常守此斗室之中，與影中人相對。而咨嗟之聲，輒聞於隔室，其母窺察得實，亦深爲之慮。蓋女子善懷，自屬恆情，倘因是而致疾病，則女母所深慮也。

漁陽鼙鼓，幕地傳來，深閨少女，驚誦羽書。一日，雲冷晨起，倦倚榻畔，鬢髮懶整。默誦「日上三竿慵不起」之句，沉沉若有所思。忽小婢趨入，手捧報紙呈上。雲冷若未之見，小婢置於其旁而去。雲冷默坐有頃，偶回顧間，瞥覩日報，乃取閱之，不意甫覽電訊，忽得一可驚之消息；則漢口急電也。其文略謂：「昨夜革黨起事，湖廣總督瑞澂，統制張彪，俱逃，武昌失守，革

軍聲勢浩大。「雲冷讀之至再，心口相語曰：「革黨竟實行乎？計競雄行蹤，此時甫抵東瀛，是殆又一派人，而渠未加入耶！江河浩蕩，起於滴水。此機一動，必有響應之者。行將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但遠之則瀏陽之事，安慶之變。近之如黃花岡之役，皆如曇花一現。此次之結果，又不知將如何！更不知競雄是否參預其間？令人懸懸不已。」於是因此數十字之消息，乃起雲冷許多幻想。心潮忐忑，輾轉不寧。方寸間蓋如轆轤之起落無已矣。

自是之後，雲冷對於時事，倍切注意，而尤所懷念者，卽盼競雄之音書，乃遲之又久，望斷秋鴻，競雄竟無音訊歸來。雲冷之焦灼，日甚一日。陰念個郎殆已加入義軍之中，國事爲重，不暇再以兒女之私，縈于胸中，故竟魚

沉雁杳耶？

自是雲冷常忽忽若有所失，行忘止，食忘飽。對於校務，亦不似向者之熱誠。其母慮之，常謀所以慰之，而又苦於女之心事，不甚了了。且武漢難作，女母尤絕不料與競雄有關。蓋此爲雲冷懸揣，是否真個如此？亦無從臆斷。一日，雲冷與母閒談，母曰：「吾視兒近狀，鬱結於內，憂形於外，深爲之慮。少年人之性情，本極活潑。汝宜力自寬解，從開展方面設想。倘長此悒悒，於精神上當受莫大之影響。」雲冷曰：「兒亦無他罪慮，不過以時局如此，吾蘇亦將牽入漩渦，時作杞人之憂耳！」其母曰：「時局問題，更非我輩所能左右，何必妄爲憂戚？」雲冷唯唯。其母又詢競雄行蹤，謂何以多日無信歸來？雲冷不欲重貽堂上之憂，乃信口答曰：「此間雖無信至，

其家固常有函。丈夫有志於四方，桑弧蓬矢，早肇其端。吾並不以茲事爲念！其母曰：「如此豈不甚善！以吾思之，此外別無可慮之事。」雲冷無以爲答，惟頷之而已。

逾日，英秀訪雲冷於家。言談之次，雲冷詢以競雄行止。英秀木然，旋乃囁嚅言曰：「吾來亦正欲問妹耳！競弟始終未有信報告抵東。詎其行蹤，未曾遠涉重洋耶！就其兄之意言之，豈武漢事發，競弟已往參預，而以身履危境，不欲告諸家人，遂至不復修書乎？」雲冷曰：「吾之刻刻在念者，亦正此耳。競雄爲人，血氣過甚，吾滋慮其勇往直前，義不返顧！」英秀曰：「彼於利害之間，亦未始不能洞悉，或不至如妹所料！」雲冷默然。英秀又曰：「吾視妹之容色，近來極爲消瘦，當以心緒不甯之故。幸妹善自寬解，

憂能致疾，愁亦傷身！戚戚不歡，非所宜也。競弟之事，吾意決無意外，其妹靜以俟之，必有好消息傳來。」雲冷面怯，猶飾辭以掩之。曰：「姊言殊非真相，吾近體不佳，則確有之。若謂繫念遠人，竟至於此，則姊之懸揣而去，事實遠矣！」英秀曰：「吾在家中，恆苦寂寞，妹倘獲問，願常過我，則彼此俱可以解寂寥。」雲冷曰：「吾爲課務所羈，往往竟日不得片刻之閒逸。雖姊處爲吾所至，願蒞臨，亦竟有願莫遂，奈何！」英秀曰：「吾意以妹之體弱，亦不宜任課過重，當量力以任之。否則，於身體之康寧，至有影響。」雲冷笑曰：「贈我金玉，敢不拜嘉！第爲經濟所困，不能不然。此中苦况，容有姊所未知者耳。」英秀曰：「若就學問論，以妹之根底，已足自立而有餘。今妹於授課之餘，更自修之不遑，幾曾見世間食字之神仙，不聽秋墳

之鬼唱耶！「雲冷無辭可答，僅唯唯頷之耳。英秀坐移時，卽告別而歸。嗟乎！奇花初胎，名葩含苞，苟有蜂蝶從而採之，則濃香馥郁之味，自必隨之而飛。女子之情，大抵亦然。一度屬人，則如膠如漆矣。是雲冷之懷念遠人，寢食不忘，實亦不足爲怪。英秀旣去，雲冷獨坐房中，執競雄之小影，凝睇不旁瞬。始而目與神移，繼而神與影通，終乃淚如下綆，適其母入室，雲冷亦未之覺。其母訝之，呼曰：「兒何爲其然耶？」雲冷聞聲，猛然回顧，頰其容色，不知所答。久之，期期而答曰：「母來有所事耶？」其母曰：「無他，吾念汝清寂，故來相伴耳。雲兒，汝當知而母骨血，僅汝姊妹兩人。心胸之中，固無時不以爲念，汝亦當體而母之心以爲心，而珍重此身。」雲冷唯唯。其母又曰：「誰無少年時，誰非情場過來人！願如汝之迂拙，則實所罕

見！雲冷曰：「吾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何以愁雲怨雨，終日環繞吾身而弗去。甚矣！情之累人也。」其母曰：「使兒不改此咄咄書空之態度，吾當函召雪豔歸來。吾不能勸汝，當使汝姊妹之間，善爲解慰也。」雲冷曰：「是烏乎可！雪妹正以學業爲重，何可使之無端歸來。且兒亦並無不可寬解之事，何用如此小題大做！」其母曰：「吾亦未嘗不知其不妥，願見汝常作此態，實在別無辦法，乃有此言耳。究之，男兒志在四方，去國遠遊，亦常事也。」雲冷不便舉競雄之行蹤實告，惟有信口諾諾而已。且恐其母因已之戚而轉自戚，則更轉爲笑顏以慰之。

女母曰：「兒詎不知如此情形，有人議其後耶？」雲冷曰：「姨娘等之竊竊偶語，兒亦知之。此輩心理，常存一幸災樂禍之見，實亦不足爲怪。我心

坦白，素不斤斤。阿母亦可不以爲意。」其母又曰：「前者競雄欲於初冬時節，舉行婚禮。以吾居間反對，乃始改爲明春。吾方處處爲汝料量嫁裳，汝應輔吾進行，以打消此無益之思。」雲冷曰：「吾於此事，素主從簡，初不計贈嫁之品。阿母又何必未雨綢繆！如此其早。且吾尙有一事，惴惴於懷。時局至此，吾邑爲蘇省都會，恐不免受其影響。天下滔滔，亂機已動，對於此種無益之消耗，尙以節省爲當。禮者宜也，不在繁簡之間，而啓輕重之別。」女母聞言，亦曰：「時世不靖，吾亦聞之。顧不知吾邑能不免入漩渦！使此間亦將成戰墟者，則寡母孤女，側身何所乎？」雲冷曰：「當不至此。吾邑無險可守，在歷史上，向非用兵之區。如江蘇亦揭白旂，此間當傳檄可定。萬一不幸，吾當奉板輿赴滬避居。今則猶是一動，不如一靜。女母

踴之。但又再三叮囑曰：「汝宜無忘吾言！要之，吾本多慮之人，倘汝長此鬱鬱，則抑重吾之憂戚矣！」雲冷見其母語意誠摯，僅諾諾而已。然靈台方寸間，固未嘗有些須之寬解也。女母又曰：「吾嘗謂世間男子之心，如秋日之雲，變幻無端，恆至不可測識！世固多甜言蜜語，以作山盟海誓，而終不免如秋扇之捐者。若競雄則血氣未定，何能保其不生他心！且日本爲淫風極盛之邦，則到處留情，亦詎能保其必無！吾意兒不必如是癡心也。此等口頭婚約，以吾視之，實行與否！尙待將來決之。兒年尙輕，閱歷或不如而母之廣。」雲冷曰：「女子之愛情，有神聖無上之價值。一度屬人，萬劫不變！阿母之言，吾不謂然！若論競雄爲人，又決不至此。其音問疎斷者，當別有原因在。女母不復答辯。惟雲冷窺其容色，似不以女言爲當也。

逾數日，雪豔忽自滬歸，家人訝之。雪豔語之故，蓋上海受革命潮流之影響，亦已樹光復旂幟，其校址適在軍事區域，學生紛紛告假離校。校中無以維持，乃暫時停課，故雪豔即亦旋里。且當此倏擾時代，雪亦念家切甚，即校中不停課，亦有告假省親之意，今得此機會，益促成其行。比歸，母女姊妹之間，天倫欣斂，其樂可知。但雪豔視其姊異常消瘦，頗以爲異。以爲外困於課務，內又爲家事所縈心，乃至於斯。初不意阿姊之系念遠人也。女母謂雪曰：「吾方與而姊商議，外間風聲甚緊，有遷地爲良之心。今汝乃反從上海而來，上海情形，究何如乎？」雪豔聞之，乃舉上海近况略述之，「謂各地之赴滬避難者，紛至沓來，房租糧價，陡然增高。人視上海爲安樂土，實則生活程度如此之高，亦非易居者。」女母聽其言，此時骨肉

間，一堂敘話，自覺其樂融融。雖以雲冷之戚戚，亦將恨縷愁絲，一向時拋九霄雲外。

女母於雲冷赴校之時，乘間以雲冷心事，告諸雪豔。囑雪豔善慰其姊，且曰：「汝卽不歸，吾亦有函召之意。今旣還家，正合予懷。」雪豔喟然曰：「怪道吾視阿姊形容，如此清癯也！」其母曰：「汝姊體質本不壯實，重以課務繁瑣，煞費心血，能再禁如此之悒悒耶！吾滋慮其病耳。」言時，聲淚俱下。雪豔亦爲黯然。蓋老人之言，不特使雪豔憐恤其姊，並觸動雪之心事也。乃答其母曰：「雲姊生性孤高，與人落落難合，故女友極少，此亦排遣無由之故。吾當有以慰之，姊妹間固無語不可談。」女母頷之，雪豔又爲老人瑣述校中情事，以解胸懷。其母平日素極疼愛之，殆視愛雲冷爲甚。

故得雪之嚙嚙鶯聲，老人答顏開矣。

一夕，雲冷方秉燭改閱校課。雪坐視於旁，喜語其母曰：「姊日中大忙，晚來可稍休養。如有積壓之卷，吾當助姊閱之。」雲冷曰：「不然，吾幸有此消遣！否則，一度靜坐，百感交集，固不如注其心神於課務之爲得。」雪豔曰：「姊能視此爲消遣，固亦極佳。雖然，恐姊言尙非由衷耳？」雲冷曰：「人生與憂患俱來，到處皆拂逆之境！說他做甚。」雪曰：「姊處處抱一悲觀，雅非所宜。」雲冷曰：「如妹之活潑，吾亦羨之。願此非可強而得之。現際遇困人，尤爲無可排遣之事。」雪豔笑存之，曰：「吾作客他鄉，亦未至如姊之悒悒不樂！凡事苟以達觀處之，則雖拂逆，亦可談笑而揮之。吾此次歸來，大可與姊暢遊一番，姊之所事，吾不妨分任一二。」雲冷笑曰：「妹

意固善，試思當此風聲鶴淚之時，更有何心以出遊，卽有此心，更往何處遊散？且以家鄉風景論，則平泉草木，自幼及長，領略已慣，有何佳境勝景，可怡情適性耶？」雪豔曰：「姊性素孝！不似吾之任性，然承歡當以悅親心爲先。今姊則恆貽堂上以戚，以言孝道，殆南轅而北轍！」雲冷頷之。似極爲雪豔之語所折服也。雪又曰：「吾負笈他方，無時不以母與阿姊之起居爲慮！顧尙不知姊邇來乃突改常度，使早知之者，則吾且一日不能居滬。」雲冷曰：「吾與阿母在家，亦常記惦妹。妹或多日無信歸家，則阿母日必念念不絕口。有時吾見之，則多方爲之慰解，此與妹之念家，同一心理也。」

雪豔曰：「吾母女姊妹三人，如形影之相隨，其不願或離之念，誰不云然！」

卽不得已而分別，其惦念又復同。然吾推此心以爲心，則知姊之鎮日愁眉深鎖，阿母意興，當爲減退不少！故吾力勸姊之改易觀念。云冷曰：「阿母以尊卑之分，於吾之心上事，容或不甚了了？若妹則自幼同長，吾姊妹向似若一體，無所隔膜之處，詎妹亦不能盡知吾之心胸耶？」雪豔聞之，不期脫口而出曰：「阿姊，汝之悒悒於懷者，無非惦念遠人耳！」云冷默然。若表示雪豔所度之爲不謬者。雪又曰：「人生如朝露，貴及時行樂！如姊之心胸，何窄狹乃爾！吾意以姊眼光之明敏，其屬意者，決非浮夸少年。可斷定柳君不至爲薄倖之人！至於愛國行爲，則爲男兒本分，縱或有所困躓，何至遽遭意外？姊之戚戚不歡，夫亦類於杞人之憂耳！」云冷曰：「妹之勸吾，綿綿其詞，吾未嘗不感其至誠。然心理上之作用，往往有不

能自爲制裁者。不到其境，不知其情。」雪豔曰：「吾尙有進言之者，卽如姊意，終日長吁短歎，究竟於事實上，有何益乎？若明知無益，而故爲之。是誠大愚！」雲冷笑曰：「凡妹所云，吾於清夜靜思之頃，亦復能想及之。顧此寬慰之見解，正如秋雲一瞥，轉瞬卽杳。所拳拳於懷而不能去者，惟此咄咄書空之衰澀觀念而已。」雪豔曰：「情之所鍾，神爲之移！吾姊妹皆爲此中人物，固吾性情流動，無若姊之拘執。曩者，吾曹月旦同輩，有以姊爲漠然無情者，吾則謂姊性情真摯，苟不用情則已，若一入情場，則其專注之處，必甚於他人，今果然矣！但吾言之驗，殊不引以爲幸。」雲冷曰：「吾之性情，實處境造成之。阿父之逝也，吾年長於妹，因之精神上之激刺，亦非妹之可比。人當及笄之年，性情最易爲外物所變易，今則明知如此

迂闊。對於處世立身，俱有所不宜，顧已無可改變矣。」雪豔曰：「姊言亦至有理，不過世事之不如意者，什有八九。本是煩惱世界，謂有幾多樂境！倘姊能納吾言，從茲能處處自樂其樂，則久而久之，亦能潛移默化。雲冷唯唯曰：「妹歸來後，吾處處有一推心置腹之良侶，或能一變常態也！」雪豔頷之，遂不再談。嗟乎！紅窗雙影，媲美喬家。此一席之綿綿話，既足以見姊妹之相得。尤見雪豔對於阿姊，因愛之彌篤，是以言之彌切也。自是雲冷從妹之請，以課卷分授之暇，亦時時出外閒步。雲冷之意態，果漸有樂觀。亡何，吳下亦豎白幟，宣告獨立。幸干戈未動，匕鬯不驚。白氏遷滬之議，因之完全打消，惟雲冷校中以補助之公款，一時受軍需影響，而暫行停課。以恆情言之，雲冷既無課務之羈身，從此身心可稍舒泰。願實

際上則殊不然。雲冷之對於課務，本帶有消遣意味，則此次突然閒居，轉覺其無聊矣。且天涯行客，至今未審萍蹤，縱令望穿秋水，思斷愁腸，亦不得絲毫之實際。其始以雪豔之歸，頗覺熱鬧，歷時既久，亦復日淡。而書空咄咄之態，漸至一仍舊狀。亡何歲闌矣。爆竹聲，殘年垂盡；此種景象，一入怨女耳目中，覺無往而不酸心，而况天下洶洶，兵事方始，直覺俯仰天地之間，真無側身之所也。

雲冷自武昌舉義之後，於時事極爲留心，購閱上海報紙，日必三四種，意猶不足。則兼函定漢口各報，其意旨所在，固不待爲之贅言。然閱時經久，始終未嘗於字裏行間，見柳競雄三字。則益爲詫異，詎男兒薄倖，什有八九。競雄果未投身義舉，而在東瀛別有羈戀耶？思之思之，願女子性情，往

往較男子爲堅定。則又深信競雄不至於此。特以魚沉雁杳之故，則又不能解釋其癡。惟一任心潮之時起時落，而終朝如愁如癡耳！雪豔見其姊之如此，未嘗不力慰之。然慰勸之方有窮，而憂愁之思難移！雪亦因其姊之不樂而不樂，家庭之間，遂常爲愁雲怨霧所籠罩矣！

且雪之意中人，遠隔天涯，雪雖視姊爲闊達。而久別之後，亦不能無所悵。姊妹之間，正如斷腸人對斷腸人，復何言相慰藉耶！又况家庭經濟，日艱一日，生活情形，轉日見增高。吾家之遺產無多，延至於今，大有促襟見肘之態。雲雪目覩如此情景，則亦戚戚於心。如此綺年玉貌，境遇從而厄之。幾使生趣索然矣！故家家知有迎年之樂，而雲冷姊妹則轉因年華之逝，而百感交集也。

元旦之晨，雲雪略添新妝，向其母賀歲，藉祝遐齡。女母親此，一雙愛女，未
來幸福，正極渺茫！心中亦至悲苦。顧二女當其母之前，猶勉力承歡，雅不
欲以此拂堂上之心。所謂「黃連樹底彈琵琶者是已！」越數日，女母忽
語雪曰：「吾欲使汝輟學，以省家用，汝願之乎？」雪唯唯。旋曰：「吾亦深
知家境之日卽於難，惟兩姨娘之起居服用，宜先有以裁制之。若仍如父
親生前之奢耗，則將來益難支持。初不僅女兒之學費，當節省之。」女母
曰：「汝言良然，吾之所慮，尙不至此，恐將來之變局，有出乎意外者，此皆
而父之過也！吾苟從而裁制之，則恐益激其變，惟任其所至耳。至吾之不
欲汝再赴上海，實因家中太清寂，故必使汝長居膝前。汝視雲冷爲活潑，
尤足解吾之愁。」雪豔聞之，芳心爲之躍動不已。默念吾果不再赴滬，則

吾與伊人，將永無相見時矣！乃答其母曰：「吾從此輟學，亦奚不可，特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不能無所介介耳。」女母曰：「汝不知當汝在申之日，吾固時時刻刻，驚心弔胆以念汝。」語時，雲冷至，母複述頃者之談話，雲冷無辭，蓋已揣知雪之心理，特未便當雪之面，爲之道破耳。於是別尋他語以亂之。母女之間，遂不復談雪事。其後雲冷伺其妹他往時，密語其母，謂雪之婚事，應早爲之解決，每於良夜苦長寒燈共話之際，妹之心事，往往流露於不知不覺之間。吾逆料其意，大有「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意。母宜早成全之，毋令渠之心旌懸懸！女母曰：「然！渠於吾之前，始終未道一語。」雲冷曰：「雪妹年稚而面怯，似覺此事，不宜宣之於口，故僅吐露隱約之辭於吾前。」女母曰：「吾尙須略爲顧慮，世間男子，往往以其

甘如飴之言，蠱惑女子而年輕者尤易受愚。婚姻事大，畢生幸福繫之。一有不慎，悔且無及。一雲冷覺其母所云，似有弦外之音，則滿腔心事，又爲之逗起矣。女母又以雪之應否繼續入校，徵雲之意見。雲冷極不以廢學爲然，曰：「吾校中之經費，今年已有着落，以吾所入，尙足以補助雪之所需。故學費一端，母可勿爲之慮。且共和成立，社會風尙，爲之一變。以後女子在社會上之地位，當人人求自立，而脫離依賴生活。學問爲自立之本，詎可視爲無足輕重乎！」女母曰：「語雖如此，究竟女子欲謀自立，殊非易易。吾視社會上之各種事業，均未發達，則需用之處，往往供過於求。苟女子欲起與男子奮鬥，其不易致勝可知。吾以爲家政爲婦人之本職，尙能修身齊家，卽爲男子之賢內助。學問之道，尙屬第二步也。他不遑論，卽

就吾家言之。汝劉姨娘之卑陋，白姨娘之險詐！皆足禍我姜氏。此種婦人，卽失其本職。云冷唯唯已而曰：「彼等之所以若是者，正因無學問耳！讀書卽能明理，使彼等胸有書卷者，則思想自然高尚，何至日以損人利己爲念哉！」女母無語，而雪豔之是否繼續讀書，則尙須俟女母之審思也。

姜氏之家庭，世間一黑暗之家庭也。劉氏之卑陋，白氏之險詐！誠如女母之言矣。女母之於二妾，其感情自不待言。而二妾之間，亦各不相善。雲冷姊妹，則又以遭家多難，日在愁城恨海之中，重以境遇之不豐，眷口之凋零，皆爲家庭中之痛苦。使一家之人，果能熙熙攘攘，則寡母孤女，尙有一線樂趣。乃並此而不可得，則個中人之抑鬱，幾何而不椎心泣血乎！當此

國憂家愁交相煎急之頃，而一天罡風，驀然吹至。姜氏復起一極大之波瀾！

劉氏雖出自小家，而華年已逝，漆室之味，尙能耐之。白氏則本婢學夫人，薄有姿色，既不甘寡處，乃一般浮蜂浪蝶，又時逗引之，則所爲益肆。一月之中，出外者殆逾其半。女母以犀兒之故，諸事恆予優容。雖姜姓之家規閫範，爲白氏墮落殆盡，顧一綫宗祧，幸得白氏而傳。則因子及母，遂亦作癡作聾以聽之。惟雲冷姊妹，則素不以母之放縱爲然。雪多離鄉之日，結怨猶淺，雲則每以冷語冰人，怨毒之中於人者，乃日久而愈深。雪固絕無城府，雲亦心腦洞然。初不防暗箭之來，乃甚於蛇蝎之螫人也。

一日，雲雪共遊留園，時值春初，百卉皆有生氣。雪以雲之鬱鬱，因強之出

遊。雲則固心猿意馬也，兩人蹀躞園中，行行復行行，至綠陰深處，瞥見一
雙人影。雪目光銳利，不楚失聲曰：「姊乎！此吾家三姨也。」雲冷急審之，
果然遙覩其狀，狎褻異常，不忍逼視，方欲反身，而已爲彼無恥男女所覩。
雲懼事一發而不可收，惟疾走避之。然彼賤人乃大得意。雖白氏知雲雪
之爲誰，而其所歡則僅見兩女郎耳。初未嘗知其姓氏，第覺容光豔麗，俱
出白氏之上，不免見獵而心喜。乃白氏更舉實情告之，且曰：「此吾之仇
人，遲早終當有以報之，所歡者誰？」聞名不如眼見，吾今日識得之矣。」
語已，撫慰不止，所歡者誰？新劇家陸某也。

雲雪倉皇奔避，馳至水榭前，方止步略憩，喘息漸定，雲冷面色，由白而紅。
喟然曰：「家門不幸，竟至是耶！」雪豔曰：「此本意中之事，不足爲怪。」

雲冷曰：「我不之覩，猶可置之。今既覩面遇之，又何能忍！」雪豔意雖憤，而見乃姊怒形於色，則力遏之。又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吾姊妹苟干涉之，恐一經反顏，則家庭之變，從茲起矣！」雲曰：「妹言未嘗不是，姑商諸母，以定辦法。」雪曰：「若然，吾又不以爲然！」阿母對於三姨，知之有素。似此情形，當亦意中之事。今果往告阿母，則又挑動其愁。既不能有濟於事，徒增慈母之苦痛，又何苦來！故吾意歸家之後，可行若無事也。雲冷頷之。既而言曰：「此時不知賤人已否他去？或猶在園中者，若復遇之，則又奈何？」雪豔曰：「吾輩在此絮絮，安知彼輩不亦在彼談論耶？」雲冷曰：「三姨固已覩吾姊妹，若彼僮則並不知吾二人之爲誰？諒三姨亦無告之之理。」雪豔唯唯。兩人乃起行，而私心惴惴，又懼再度之逅避，或至

無以轉圜，於是不復遊玩，逕尋歸道。直至門許，並未遇及，方怛然而返。歸則白氏已先在家。雲雪見之，仍若無事，白亦絕無慚容。知其積怨已深，故能如是不動聲色也。在雲雪之意，以爲忍而不論，則此事已如過眼雲翳，可以不至介介於懷。初不料白氏以二女之窺見其隱，竟銜之刺骨耶！越數日，雲冷方在家與其母閒談。而侍婢持名刺入，謂有客進見。雲冷視其刺，上署謝希文，上下另有小字兩行，上爲留東帝國大學碩士，下署原籍江蘇吳縣。雲冷閱竟，神經猛受感觸，蓋以來客爲留東學生也。乃立請見，雲冷平日在學校授課，對於交際方面，素落落大方，不避男女之嫌。且既屬留學生，則其人固新派之高等人物，見之更不爲害。比至客座，閤人導客人相見之下，狀殊謙恭。款坐既，客先言曰：「此次崑誠走訪，實爲競

雄兄傳達消息。」雲冷聆競雄之名，急凝神聽其下文。客又曰：「競雄在東時，與僕爲同學，彼此頗爲投契，女士向亦聞之乎？」雲冷不及審思，且急欲一聆個郎消息，卽不暇亂以他語，唯唯而已。客又曰：「僕歸國時，因事遲留上海兩旬餘，致延誤多時，殊引爲罪！」雲冷聞此欲吐又吞之語，覺盤馬彎弓，殊不可耐，顧又未便催問，則亦惟諾諾相答耳。客復曰：「競雄兄自到東之後，與女士音訊久疎，自知甚罪！但此中頗有難言之處，囑僕乞諒於女士。方今世界開通，男女之結合，純視乎愛情，彼向之所以求於女士者，有愛情爲之維繫也。自去國門，別有所戀，與女士之關係，因之日疎。則向日之愛情，已不復能保存矣！夫婚姻爲終身幸福所關，使無愛情爲之結合，則同衾陌路，怨感此離！殊失締合之本旨。故彼掬誠以告女

士，願女十母以前言爲耿耿，世間之人，結褵後而離婚者且甚多，若婚禮未舉之前，而取消口頭之約，尤至尋常之事。尙望女士曲爲之諒！彼所可告無罪於女士者，卽此一片之篤實心，不願以假面自弄人！設爲浮薄之少年者，則一方面與人綢繆，一方面仍可甘言蜜語以欺舊人。然而競雄兄不爲也。「雲冷聆至此，氣極不復能答。久之乃曰：「承先生傳語，甚以爲感！顧茲事究非兒戲，競雄必有親筆字函以爲證明，果有之乎？」客曰：彼謂旣已雙方捐棄舊誼，則何必再於楮墨上留此痕跡，故並未別有字函。况彼苟願形諸簡尺，則郵筒甚便，何必託僕管謁。是其所以託僕者，亦正爲此耳。」雲冷味其言，頗覺有理。此時心房刺痛已極，願對生客之前，猶力自抑制。熱淚萬滴，一一從淚海咽向心頭。第不便遽下逐客令，則惟默

然俯首而已。客見其狀，意亦索然，遂起辭行。且曰：「僕於兩星期後，須再赴日本，女士如有委託之事，定能效力，決不如殷洪喬之誤事！日內則尚須往滬，一俟歸來，准再拜訪。」雲冷當神經震動之際，腦思昏昏，對於客之所言，一若未之聞也。

客去，雲冷入內，其母急問何事？雲冷顏色慘白，不發一言。母異之，知其必受激刺，固詰之，亦不答。當雲冷與客談話時，其侍婢竊聽於門外，至時雲冷復返己室，婢乃以所聞者告諸女母。顧婢實不甚了了，所言頗無頭緒，女母於此，僅知客之來訪，爲競雄傳遞消息耳。乃急令雪豔往勸其姊。雪諾之，入室，見雲冷方向壁而坐，近前視之，則淚痕界面，酸楚不可名狀。乃急爲之拭淚曰：「阿姊，何事如此者？雲冷不語，而淚如湧泉，不可制止。雪

又曰：「阿姊毋然，如此大傷堂上之心矣！果有苦痛，寧能不言而了！其速語吾。」雲冷至此，遂嗚咽述頃間與客談話之始末。雪且聽且思，終乃豁然曰：「姊誤矣，焉有如此大事，而可託友人之口傳者。卽不欲寄姊以書，亦當託其家來告。今某客貿然而至，又無一字以爲左證，其語何可遽信，此中常有陰謀！姊其思之。如吾所料，必不謬誤！」雲冷聆言，亦覺近理。惟一片疑懷，終難釋然。乃曰：「信如妹言！然彼何以杳無音信？卽就此杳無音信一事觀之，則知己棄我如遺，而况客述吾與競雄之關係，毫無謬誤！則又何從而知？殆爲競雄所語彼矣！故吾於客之語，終不敢不信，否則陌路之人，無怨無仇，彼又何必無端造此謠言耶？」雪豔曰：「姊宜平心靜氣以思之，若徒哭泣於事奚濟！吾意此中必有陰謀，決不可信。否則，似此

薄倖兒，妹雖爲女子，亦當撲殺此獠！以謝阿姊。」語次，雙眉倒豎，義形於色。蓋雪之爲人，固饒有俠氣者。雲冷聞妹言，亦爲之動容。曰：「妹言未嘗無理，試再爲一度之探索，陰謀果安從來者？」雪曰：「是殆客與競雄有怨，而造此蜚語以洩忿耶？」雲冷曰：「旣爲競雄之怨家，則何以知與競雄之關係？」雪豔曰：「或此人與競雄同時留東，始則意氣相投，終至因事失和，故能知姊與競雄之關係，亦未可知。」雲曰：「此理想之揣度，姑置不論。吾總以競雄杳無消息，爲可耿耿耳！此卽吾唯一之疑竇！雖千方百計以思之，亦不能祛其疑！妹謂何如？」雪豔聆言，對於此點，本至詫異！幾無以爲答。乃曰：「是殆別有故耶？吾意天下事惟靜可以克動，亦惟正可以勝奸！姊且待之，久必水落石出。」雲冷曰：「自彼之去，轉瞬數月，吾

之待彼消息，亦云至矣！乃妹尤以爲急噪耶？人以秋水爲穿，比於盼望之情，吾則恐有甚者！雪豔喟然不語，蓋乃姊一語，並感動雪之愁腸矣。旣乃喃喃曰：「情場乎！世人每以爲樂，境實則其味乃甚於苦海！吾輩何必當初，而自投於苦海中乎！」言次，姊妹相與泫然，嗚咽多時。而女母適入，見其狀，問曰：「雪兒，吾令汝勸慰阿姊，汝乃轉與阿姊作楚囚對泣耶！雪曰：「無他，吾與阿姊談話，偶及心事，故不禁感泣耳。」語次，急拭其淚，又曰：「阿母，吾不復泣矣。」並爲雪冷拭眼，則雪以流淚過多，雙目已腫。女母顧雲曰：「汝姊妹向日論人，每以無丈夫肝胆爲病，何今乃作此兒女態耶！」雲冷曰：「人有可戚，則寄之於泣！此感情之作用，不可強自抑制。」雪曰：「阿母亦知姊之所以泣乎？」雲冷不願雪之嗷嗷，則止之以目其

母曰：「丫環已言之，顧其言模糊不明耳！」雲冷曰：「此等處還是糊塗置之，不必過求明白，而爲胸中多添一個塊壘也。」女母亦不欲再問，遂卽置之。而雲冷因母若妹之相共閒談，亦漸拋其愁絲悵縷矣。

明日，雪往訪英秀，告以此事。且曰：「阿姊不欲自道之，且恐貽笑於人，故洩吾前來。英秀聆言，至爲詫異，曰：『吾家小叔，當非如此無情理者！其爲奸人播弄，斷然無疑！』雪亦語以己之見解。英秀頗以爲然，惟以競雄之一去無信，則人人懸爲疑竇耳！英秀曰：『吾當往妹家中，爲雲妹一釋疑團。當吾作伐之初，原屬一片熱誠，初不料陷雲妹於奈何天裏！吾雖追悔，亦已無及。』雪曰：『姊又何必引以爲咎，誰又能遠料未來之事，且將來之結果，正未可知！幸福二字，恆於苦中得之。所謂先憂後樂者，乃事之正

也。」

英秀曰：「妹言極有見解，吾亦至願其如是。且吾之見解，以爲婚姻之事，實由生前註定。我輩皆爲曾受新教育之人，本不當再有迷信觀念。願吾言悉從經驗中得來，非純屬迷信。妹謂何如？」雪唯唯，英秀又曰：「吾今日不及走視雲妹，妹歸，必先爲我轉達，吾斷定競雄不至如此。倘果然者，吾當請於外子，有以懲之。」語至此，又曰：「吾斷定決不至此，且當以生命保證之，競雄爲人，爽直英明，非表裏有所互異者可比，吾知彼之企慕雲妹，熱度確在沸點，此中實無絲毫之作僞！妹可善爲之辭，以慰而姊。」雪又唯唯，旋即告別而歸。

雪於還家之後，如英秀之言，一一轉語雲冷。雲喟然曰：「競雄爲人，吾詎

不深信之，特環境之種種消息，足陷我入於五里迷霧中耳！」雪曰：「疑念不可過多，思想尤忌複雜！姊乎，何竟未能免俗。吾以爲自今以後，姊可以此事拋出胸襟之外。譬如妹於……」語至此，稍停……」又曰：何當刻刻在心，念念不忘耶！」雲冷強笑曰：「誰謂刻刻在心，念念不忘耶！妹亦形容過火矣，」雪亦笑而不答。蓋不忍與姊爭辯，而使其胸中再受激刺，雲冷亦不復語，深院沉沉，惟有雙影闐然相對耳！自是厥後，雲冷對於客傳之消息，亦惟疑信參半，付之將來之證實而已。一日，雲冷忽與雪豔曰：「前來之不速客，曾謂赴滬一行，再行訪吾。屈指計之，日內當來矣。吾俟其來，應何以對付之？」雪豔曰：「彼來，姊可唯唯諾諾以待之，務使彼無從捉摸我之心理。否則，恐益滋陰謀也！」雲冷曰：「不見之，又何如？」

雪豔曰：「倘饗以閉門羹，自屬釜底抽薪之計。願吾意尙須探其口鋒，絕之良非計。茲事吾輩且當戲劇看，看彼做到如何地步。」雲冷曰：「信如妹言，吾或面詰之，以破其奸，則又何如？」雪豔曰：「吾輩何必與此獠爭口舌，且姊又無極端之理由或證據，可以辯明彼之造謠，則終必至各執一說，斷斷相爭，又何苦來。」雲冷避之，雪豔曰：「再至之說，或亦爲其人之浮辭。如此，所以累吾輩之盼切耳。則將來不再前來，亦未可知。」雲冷覺此言頗近情理，乃曰：「如彼果不再至，則吾卽確信前說之爲無據，其人之不可信矣。」雪頷之，此談話後之一星期中，雲冷常盼客之足音，願甞然之聲，竟不復聞。雲冷漸信客之無行，雪則尤言之鑿鑿，力勸乃姊勿再以此無謂之思，擾亂清白之腦府。雲冷未嘗不以爲然，特天涯遠客消息

終賒，又何能放懷乎？一日，雲冷方早膳，郵足至，投書入，侍婢持上，雲冷觀之，宛然競雄手筆。一時驚喜交集，急拆誦之，雪見競雄函至，亦急欲採取消息，急趨雲冷之旁，共示其函云。

「雲妹青鑒，別來甚念！夢魂爲勞！自在滬發函之後，未及東渡，身體卽失自由。遁跡至東，又遭意外。今猶處異國人監禁之中，千辛百苦之經歷，要非片言所能述罄。且亦無此偷敘之時間。今因某君之便，費盡心計，泐此數行，藉使妹知兄尙存在世間。雖暫時失卻自由，或終不至有性命之虞，幸勿爲念！且此事非妹之所能助兄，焦急亦屬徒然。匆具數行，並望轉告家兄嫂，後會之機未絕，凡事俱望保重。」競白。

雲冷不待讀完，已戰慄無復人色，雪亦詫極，急詢其姊曰：「雲姊，此中恐

有詐虞，殆一計不成，又易一計耶？」雲冷聞之，迷夢陡醒，擲函長嘆曰：「此則似勿競雄親筆，夫復何言？」雪豔曰：「信耶！盍細辨之。」雲冷曰：「吾詎不認識彼之筆跡乎！」雪曰：「吾對於此信，有諸多之疑竇，當與姊從細討論之，姊亦莫作焦急狀，焦急又復無濟於事。」雲冷曰：「妹試言之。」雪豔曰：「函來謂今猶處異國人監禁之中，而此信則寄自上海，一可疑也。又謂未及東渡，身體卽失自由，則其後何以又能赴東，二可疑也。卽如競雄所爲，在前爲國事犯，今則政體已更，偉人之譽，方揚溢乎中外，渠何以獨爲東人監察，三可疑也。此書之來，茫無頭緒，徒增姊之憂思。愛姊之人，寧甘出此！四可疑也。設謂此信爲競雄託友投寄，友乃持之返國，抵滬付郵。然競雄之實情，其友必深知之。競雄與其作此模糊不明之

函，何如託彼爲口頭之傳語，更附此書以爲證。乃今者並未有人來訪，僅此一不可思議之函，五可疑也。總之，吾視此信，以爲有研究之價值，而無確信之理由。姊盍細思之！」雲冷曰：「妹言亦自有理，顧白紙著墨，筆筆留痕。吾認此數行之短簡，似爲競雄之手筆，則又何以解之？」雪豔曰：「字跡甯不能摹仿耶？吾意處此風俗澆漓，人心不古之時，壽張爲幻何所不有！卽如此次之函，與前者之客，兩種消息，萬無並存之理。姑認爲二者之中，必有一端可信，則他一消息，又當作何解說？以此推之，卽可知二者之中，必有謠言在內。旣謠言之不免，有一卽可有二。故吾以爲前後之消息，皆屬奸人之播弄，俱不足以爲憑也。」

雲冷曰：「妹侃侃言之，說理確極透澈，爲今計，果何以處之？」雪豔曰：見

怪不怪，其怪自敗！姑再俟之可耳。」雲冷曰：「吾待之亦已至矣！長此懸搖莫定，中心之難堪，殆甚於煎熬也！」雪豔曰：「置之不問，本非至計。願既別無辦法，則惟有出於此耳。」言次，婢忽傳女母命，召二女問話。雲雪乃同往其母處，其母問伊誰來信？雪豔心直口快，逕白於母。母大訝曰：「何以前雲兒不爲我道隻字耶？吾絕不知競雄有此秘密關係！」雲冷曰：「非吾之不願告母，誠不欲以茲事累堂上之焦思耳！今雪妹既直言之矣，吾亦不必再述。要之，男兒愛國，以身相許，分也。不過如競雄之一去無信，則令人不能不思念。」女母曰：「怪道雲兒終日咄咄書空，若有重憂者！然原來內中有如此情形，使吾早知其然，決不締結此段姻緣矣。」雲冷曰：「命之不猶，夫復誰尤！萬一競雄有他，吾從前本有撤其環瑣奉母

終身之說，仍當踐而行之。母可不以爲念！吾力足以自贍，尤不至有凍餒之虞。」女母曰：「話雖如此，終恐橫逆之來，年輕人不能順受，而起變端耳！願汝體諒堂上之心，今後抱一絕大決心，斷勿復爾！」女母言時，心有所感，不禁老淚洶瀾。雲冷無以慰母，僅唯唯而已。雪固善於辭令，而對於此無辦法之事，亦無足以自圓其說之言，爲之寂然相對者移時。

光陰匆匆，轉瞬之間，已暮暮三月矣。大好韶光，擲於虛牝。個中人之抑塞，其何如耶！一日，雲冷讀弔古戰場文，至其存其亡家莫問知之句，不禁嗚咽久之。雪乃從而勸之曰：「吾以姊故，今年竟至廢學。姊盍因吾之故，而改玉改行耶？」雲破涕曰：「人有所戚，則形之於泣。泣也者，驟視之，以爲哀痛，實則滿腹牢愁，正可藉此以爲發抒！否則，愈覺悶懣矣。」雪曰：「昨

夜吾失眠，輾轉衾枕，不能成夢。後思及姊事，忽獲一計，吾意可商諸英姊，以冠雄名義，刊一訪弟告白，於各報，或能得一確實消息，亦未可知。雲冷不語，沉吟有頃，答曰：「妹之主意，確可行之。姑商諸英秀可也。」雪曰：「姊既同意，吾當爲姊一行。」雲冷又諾之，於是雪豔乃立往訪英秀，逕道來意。英秀曰：「吾夫昆仲僅二人，手足之間，自幼形影相依。自競雄去後，吾夫念茲在茲，常懸懸於胸中，如此招尋之法，必能得其同意。」雪豔大喜，適冠雄在家，英秀卽與之謀。冠雄曰：「吾爲競雄事，無日不細檢中東各日報。凡關於改革之新聞，雖一鱗一爪，吾亦必細閱首尾。然歷時半年餘，未嘗有一線索之可尋，至若登報訪弟，吾亦嘗思及之，顧深恐渠有秘密關係，一經宣揚，或至妨害渠之前途，故遲遲未敢實行。」英秀曰：「以

前之說，置之不談，究竟對於登報一層，汝意云何？」冠雄曰：「吾自無不予同意之理，准在滬報刊一啓事可耳。」英秀曰：「上海報紙，聞以申新時三家銷路較多，可刊登此三家之廣告，冠雄避之，遂即擬成告白文，且懸重酬以答報告之人。雪豔欣然而回。不數日，上海申新時各報，皆刊有柳冠雄訪弟之告白矣。」

自此告白發表之後，約一星期許，雲冷忽接一郵簡。啓閱之，作書者姓名唯一，爲一不相識之人，發自上海，書中略謂讀柳某啓事，欲訪問某君行踪，鄙人業已探明，不日當專道至蘇，面告尊府。但此事不能使他人參加。屆時須女士親與接談云云。雲冷得書，深喜告白之獲效，以示雪豔。雪覽畢，擲諸地曰：「此又是一鬼域之謀也！告白所刊，明是冠雄尋弟，除冠

雄本人署名及刊通信處外，並無他人列入。前途苟有報告，當函告冠雄，則在情理之中，今忽與姊通函，何以知姊與競雄有關係？是真壽張爲幻，玄之又玄！吾意此中必有內奸，第一次之不速客，第二次之飛來雁，更合此次而爲三，恐出於一人之作弄，吾輩宜靜偵其證據，證據既得，疑竇立破。一雲冷聞之，深驚雪豔之識力過人。此非雲冷之智能及其妹。特雲以一念之專，物欲蔽明，遂易爲奸宄所欺耳。雲冷曰：「妹以爲對於此事，應如何措置？」雪豔曰：「吾輩今雖已悟其奸，而彼則必不知吾輩之明察。吾意此事可將計就計，俟其來訪，隨時應變以探之。」雲冷曰：「吾自問不及妹之機警，如其人來時，妹盍代吾見之。」雪曰：「諒彼決不認識吾姊妹，准如姊言之。姊妹兩人談定之後，遂靜俟其人之至矣。」

逾數日，果有持于唯一之名刺請謁者。雪豔乃代姊延見，客人豔視其人，革履西服，翩翩其外。惟形式陳舊，已不入時。驟晤之下，疑是新從海外歸來之華工。否則，卽爲西蔥也？敝坐旣竟，客先問曰：「僕郵寄之函，女士殆收察矣？」雪豔曰：「承先生關切，心實銘感之！」客遜之，又曰：「此項報告，本欲直告柳君。祇以僕雅不欲受領酬金，故報諸女士。」雪唯唯，旋問之曰：「先生之報告，幸速言之。」客乃從衣囊之中，摸索移時，取得殘報一角，兢兢然授諸雪曰：「此爲漢口之大江日報，今特裁剪此段新聞呈上，其餘皆與此事無關，故僕未攜全張之報而來。」雪又唯唯，視其剪殘之報，乃記漢陽之役，北軍獲勝之事。中謂民軍將領柳某，此役中彈陣亡。雪見之，默忖曰：「使阿姊見之，當又疑神疑鬼，爲之驚痛矣。以吾測之，則

此報必屬假造，卽全張之報，亦未始不可假造。矧二方寸大小之印刷物乎。」

於是卽答客曰：「盛意良令人感！全張原報，可得覩歟？」客曰：「業已棄諸字籠，無從設法。」雪豔唯唯。徐徐答復曰：「茲事本出於柳君冠雄之意，今雖多承關切，願吾女流之輩，識見囿於閫內，缺乏辨別之力。鄙意仍告諸登報者爲當。」客作鄙夷不屑狀曰：「吾寧貪此區區酬資耶？」雪豔曰：「然則惟先生裁擇之可耳！」客色沮，仍取殘報一角，置之囊中。嗒然起辭，雪豔送之門外。

客去，雲冷急趨問雪，雪俱告之。且曰：「此等技倆，僅足欺三尺之童，乃欲掉弄於吾輩之前，真是笑談！」雲冷曰：「妹性直氣爽，毅然却之，誠是快

舉。但恐或係真事，則失此機會矣。」雪豔曰：「姊真迷於物欲矣！此等行爲，破綻百出，姊尙以爲可信，妹敢斷其爲僞！」雲冷無語，乃卽置之。顧心則猶耿耿然，疑竇未能盡釋也。

越日，雲冷偕雪豔往訪英秀，爲述于唯一事。英秀曰：「其人絕未來訪吾夫，殆爲鬼蜮無疑。」雪曰：「吾本斷定其人之奸詐，乃阿姊必不遽以吾言爲然，今若茲，益證其僞矣。」英秀亦顧雲冷曰：「此事誠不可信，雪妹之見甚是！如果實有其事，當堂而臯之，與吾夫接洽，更何必先通知於妹耶？」

雲冷旣迭聆英秀雪豔等之解釋，心爲稍定。雪豔又顧英秀曰：「吾意此中黑幕重重，宜設法揭破之！否則，恐將來之幻化正多。」雲冷曰：「主要

之目的，尙不知將來如何了結？矧此枝節問題，吾意可置之不問。「英秀曰：「雲妹之言亦然，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本不必多所探索，苟有相當機會時，從而討蒐之，則計亦良得。若專爲此事操勞，則又何苦！」雪聞乃姊言如此。英秀且從而和之。乃不復云，已而從雲冷歸家。

越數日，于惟一復至，雲冷拒不見。于請之堅，雲冷仍託雪豔爲代。雪出，愀然曰：「先生又枉駕矣！何所爲而至？」客曰：「前次晉謁時，所奉白者，女士信之乎？」雪豔語曰：「固已面謝先生矣，苟尊意果難却者，可往與冠雄君處接談。渠至盼大駕之去，願迅得確實之消息，酬金當非所吝。」客曰：「信乎！吾當往訪之。顧吾此來之目的，則甚恐女士因吾所傳之不祥消息，而生意外之變。故特來問候耳。」雪置不答，客自覺無味，起立辭出。

雪豔亦不之送，目視其影，微吁曰：「似此獐頭鼠目，望而知爲奸忒之徒也。」語未竟，突有人自後擊其肩。回顧之，則阿姊也。乃舉頃間之客座談，盡情告之。雲冷曰：「然則妹可速報冠雄，如彼至柳宅，卽拘付警吏，詢其究竟，必能水落石出。卽屬真有此事，亦可藉此探明。雪以爲然，遂修一函遣人送呈英秀。託英秀轉告其夫焉。

閱數日，英秀忽至。與雲雪姊妹閒談之頃，語雪曰：「妹料事多中，洵不可及！妹知于惟一在警署出醜之事乎？」雪曰：「願問其詳。」雲亦不期同聲相和。英秀曰：「此事關於尊處家庭，言之以不爲忤乎？」雲冷聆其語，大訝！乃曰：「出於吾家耶？」雪曰：「吾家內情，如此複雜，使于惟一之事，牽涉我家之人，亦恆情也。」英秀曰：「于惟一日昨果來訪吾夫，吾夫多

方恐嚇之。渠竟吐實，蓋一至再，再至三之奸謀，皆出於一人之播弄。「雪豔曰：「吾固謂其然也！」英秀曰：「兩妹知主動之人乎？是卽汝家之白姨也。」雪哦然曰：「果屬此人，吾亦料及之。初以證據不充分，不欲以小人之腹待人。今者，姊當已得證據，吾姊妹當露布其罪而逐之。」英秀曰：「是又何必！如雲妹之冷不可近，雪妹之嫉惡如仇，皆屬結怨之主因。彼方挾其驕兒以自尊，留珠而返櫝，勢有所不能，并珠而去之。則宗祧斬矣！故吾以爲兩妹此後善自防衛之可耳。不必與之表面衝突。吾本不欲實告兩妹，以重貽兩妹之痛，所以終不忍秘者，正因陷穽當前，不應不預告兩妹。俾不至再受其愚。」雲聞言，唯唯曰：「姊言允當，惟雪則猶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作憤憤之色。英秀曰：「吾之所欲告於兩妹者，如此而已。他

則皆屬揭人隱私，可勿多談。」雪笑曰：「隱私乎！吾姊妹在留園之深林中，早目覩之矣。」英秀問故，雪乃舉前事告之。且述白氏平素之行爲，英秀亦爲嘆息不置。

一夕者，夜涼於水，月色沉沉，窗外桐葉引風，簌簌作響。雲冷輾轉床褥，寢不成夢。俄而閹人入，報客至。視其刺，赫然柳競雄也。雲冷驚而起曰：「信耶！競雄歸來乎？正欲外行，而閹人已導客入，果競雄也。一時相見，悲喜交集。遽與競雄握手曰：『競哥！夢耶？真耶！人歸來耶？魂之返耶？』競雄曰：『吾苦妹矣！顧別後所遭，殆有妹所意想不到者。今幸天假之緣，危而復安，以往之事，容細述之。於是兩人細談別後事，始知競雄抵上海後，正值黨中議大舉，密遣多人入京，謀刺清廷要人。競雄在犧牲者之列，例應拋除

家族觀念，故不能復寄書告家人。入京，事洩下獄。競雄始終未露真姓氏，故報紙雖登載當日之事實，競雄之家人，則絕不之知，以其諱姓隱名也。幸是時革命風聲日急，清廷爲收拾人心計，未遽加刑戮，置之禁牢，以待之。會共和告成，競雄始得被釋。出獄後，知家人念之必深，故星夜遄歸，雲冷聞競雄所語，至沉痛之處，輒嗚咽不自禁！旋復舉自身近况。一一言之，且述且泣，而枕畔突有驚之者曰：「雲姊，夢魘耶？盍醒乎！」雲冷急顧之，始知雪豔立於床前，撫視枕畔，熱淚已橫溢矣。嗟乎！夢耶，境造之耶！心幻之耶！抑竟苦盡甘來，爲月圓花好之朕兆乎？須知天地吾廬，浮生剎那，誰真誰幻，是色是空，輪迴一切，酣夢百年，孰箇又能逃此例耶！著者握管至此，戛然而止。聊留不盡之思，以供諸君之咀嚼。

